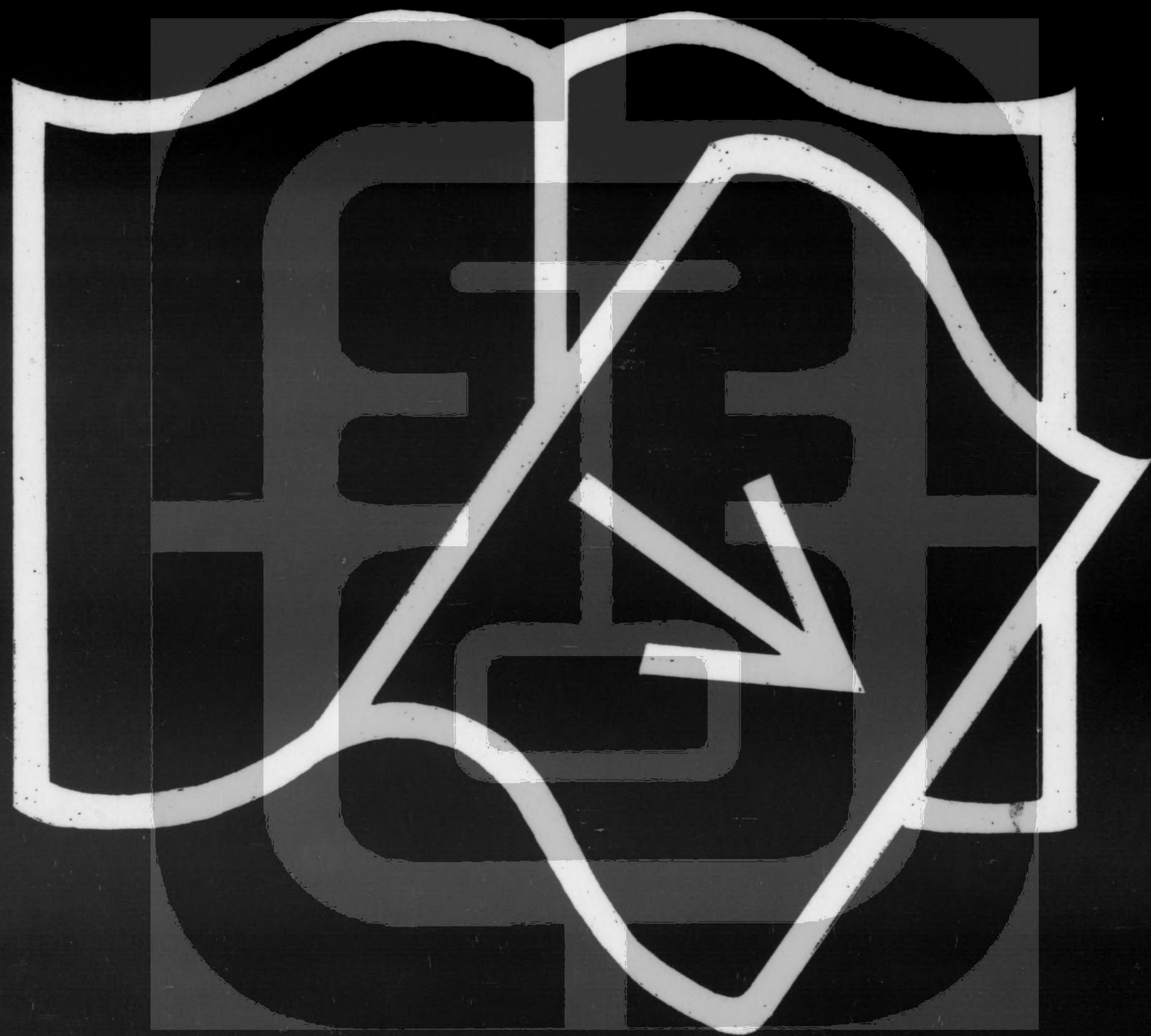




經一行字為高行原在如此者每以一二字為一行此
信工法也今抄手不知原意依古式每行寫字幾
字旁只以姑置

春秋經卷

射



原件短缺

缺卷3一卷6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七

左綿趙

鵬飛

企明

僖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徐人將報婁林之後而無以撼楚也
故齊爲之伐英氏何其於楚敗徐者楚而英氏受
兵報怨蓋已不直矣齊能服楚則英氏將爲齊後
如江黃耳憾在楚而不能制乃曰仇其其國吾見
齊侯威德兩衰霸業止於是也功烈如此其卑見
於斯矣

夏滅項

項亦楚之屬也伐英氏不克而移兵滅項項必弱於英氏也大者畏之強者怯之小弱者滅之齊威之著大不能及楚次不能制英氏而區區之項何足滅哉俘其囚於荆莽之中地不足以益中國賦不足以增困倉而徒勤兵於遠是亦滅一國耳聖人以為無足褒貶故承上伐英氏之文不再舉齊人也說者以為魯滅之且向滅國無有書滅者取邾取鄆皆滅也諱滅以取書何得於滅項獨不諱也此承上之文與及江人黃人伐陳之義同伐陳間一

秋字滅項間一夏字說者以其不連屬遂移以為魯書時書月記事之體豈間一時遂以為兩國之事哉其為說亦固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齊侯歸自會道由乎魯人入洵其至也會之于卞非禮也于時公未至而夫人出會婦人既嫁從夫公不在而夫人出境會齊侯僖公閨門之令可知也此尤甚于陽穀之會陽穀之會公與俱行今夫人獨會之則夫人蓋亦專矣父母存歸寧可也會父于境上得為礼乎

九月公至自會

會淮而反飲至于廟也觀詩人頌服淮之事則公之至蓋亦矜其有功矣有功而矜中人之常情也至而有功雖矜猶予之不予無以見無功而至者之罪也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脩內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拘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仗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王者之治在正心誠意初以脩身不期於齊家而家正不期於治國而國定不期於平天下

而天下安非不期也修於內而應於外非有心以期之也故仁本諸心不期愛之而人懷其仁義本諸心不期服人而人服其義叛者伐之逆者討之非苟利其叛逆而爲己功也心於除患而已中國未安吾安之夷狄未攘吾攘之非取安中國之効而必攘夷狄之名也心於濟世而已霸者則不然有其跡而無其真豐於外而轟於內曰吾不愛人人且以我爲不仁姑愛之吾不正己人且以我爲不義姑正之叛者固於己無傷然置而不問則吾無伐叛討逆之功中國未安必有安之者夷狄未攘必有攘之者然使人安

之使人攘之則名在人已安之而已攘之則利在己
曷攘而安之乎故此王者之所脩皆在內也霸者
之所脩皆在外也脩內者逸脩外者勞故正者之
脩無勤怠而霸者之脩有勤怠脩內者本於心
遇機之來則應之機則止何勤何忽脩外者本
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而有限運吾智而智日
深養吾功而力以贍則物至能應之而無虞吾
之智一昏而力一挫則事至有所不能籌物至有
所不能支日勤而無怠可也一以少懈則智力有
窮矣齊威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請

侯求和伐宋以爲鄆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二
矣而後伐戎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
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
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
黃以椅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與次陞之後
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
於是爲首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求諸侯尊王之
心襄王踐祚又爲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
冢宰與曠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定矣內
和諸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功不

我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
狄侵衛齊不知既而楚誅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
履東夏而伐徐威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進
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雖伐厲伐英氏威公
皆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慎六子
爲仇歛不以禮葬不以時一威公耳而前日之威公
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
修外而不修內也蓋修內者逸內既一定則事物之
來惟所應之修外者勞一伯不修則事有所不濟
而前功皆廢矣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於大學中

庸大學中庸皆修內者也修外者聖人所不錄然於
春秋若子威公者權也於春秋而不予威公則天下
其胥爲庚乎孔子子之而孟子鄙之孔子子之權
也權以濟時爲重孟子鄙之者正也正以垂萬世
之法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不相濟不足爲孔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濟

吾讀春秋竊不喜學者以傳溷經苟平定心氣以經
明經若其不可通不得已而后求之傳然必合經文而
無抵牾則從之不然則無取也吾讀春秋至此間有
不可考而求傳者五隱二年鄭人伐衛經無兵端莊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僖四年齊人執陳濤塗經無罪
端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經有事端亦無兵故
今齊威卒朱葵而宋及三國伐齊則事端兵故經
皆無其文黎淳以為宋襄欲霸伐齊以立威此固求
其端而不得姑為是說也然宋襄方欲霸伐戎狄征
小國可也何處伐喪以取不順之名哉必不然矣諸侯
繼世嫡庶之分長幼之序兄弟之別此經所不能詳
學者當質之史左氏雖非史官而其傳聞者蓋亦史
爾其附會者固不可信而嫡庶長幼兄弟之詳非
左氏無以考如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曾一事左氏不

載其故二傳遂與猖狂之說則左氏於此亦不可盡廢
也特考其事斷以經文而定其褒貶可也按經十七
年冬十有二月書齊侯小白卒至今年秋八月而後
書葵非亂不如是之緩也其亂也何故左氏曰齊侯
好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太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
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
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寺人貂有寵
於公公許之立無虧公卒貂立無虧宋襄伐齊納孝
公殺無虧以是觀之則宋襄者齊之荀息也知奉
齊侯之遺言而不許其所納者之止不正也立不嫡

無嫡以長齊之太子均庶也均庶則無虧長長當立矣而托孝公於宋何耶毋寵則子尊威公之私也宋襄方有圖霸之謀而首從齊於邾非義也邾人之正而納不正故聖人不書納不與其納如會于襄伐鄭不書納突也然則宜貶矣何以書爵蓋致是之師者威公也其實不啓於宋故書爵以見兵自齊招非宋之罪不書納所以見宋之不當納也褒貶自若矣

夏歸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

績狄救齊

公義之在天下夷夏同之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公義亦然動而合乎義則夷狄從之動而非義則雖父子之親有所不允而况於人乎齊立無虧義也宋納孝公非義也師與狄救齊以定無虧宋及三國伐齊以納孝公二者曲直已判矣然救無虧而無虧殺納孝公而孝公立則安在大義也蓋義不在乎勝敗之間不以勝敗為褒貶而以公義定邪正故內書救而狄亦書救魯則然爾而狄何為者也聖人不以其狄惟其公義而已故不書伐而書救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凡

師以被伐為主而觀之戰以宋為主疾宋也前日伐齊者四國今日反戰獨書宋師非三國不與也以宋師獨戰而畧三國誅宋重矣嗚呼一舉而敗人之兵易人之君既而齊之亂者四世至頃公而後定蓋基於此戰也則宋雖勝而罪無以逃我師及狄雖敗而有餘義矣雖然此豈獨宋之罪哉齊威在位四十三年南征北伐九舍群后霸業甚偉而內不能定一世子明長幼嫡庶之分囁嚅其言模稜其手於群辟女之間不能割愛存義以先定社稷大計乃垂死而托子於人使長幼先別儲貳案定則子吾子也何賴乎人今無虧長而託

昭於宋則是知昭不當立而惧其不得立使昭當立國其國也何以託為知其不正而託於人是自招禍也宋以同盟之故而受其一言之託能遂已乎宋兵至則齊宋為仇而六子之死生二國之勝敗在所不能免也則夫無虧之殺威殺之齊師之敗威敗之齊四世之亂威亂之禍皆自求特假手于宋爾春秋之法誅罪之根源吾於此而知齊威之罪重於宋襄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也衛也初皆狄之仇也齊威並遷而城之避狄患

也今威公自未瞑而邢叛中國以從狄且仇於衛夫邢
衛均患於狄二國俱遷則相援而抗狄可也今乃叛
已之援而從雙言又及兵以自伐其援邢之爲邢虞
公之流也故不數年而爲衛所滅非不幸矣說者疑
狄不當書人而書人以爲進之又無可進之理遂謂伐
衛所以救齊且宋人夏敗齊師無虧已死孝公已立威
公已葬今冬代衛何與於齊其不達理一至於此耶狄
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威之會書吳人鄆人蓋不可曰
吳鄆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日秋與邢
伐衛二十年秋與齊盟皆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
則復書狄而已其吳人書人之義同皆便文爾無用

鑿金說

十有九年春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齊威圖霸先滅譚譚子奔莒聖人於齊書師以予之
而譚子不名則若無罪今宋襄圖霸而先執滕子嬰
齊聖人於宋書人以責其專於滕子書名以著其有罪
無罪而滅者聖人許之有罪而親者聖人責之如此
則春秋之法不可曉然則聖人之意何以辨蓋莊公
之世天下未有與霸之基威公創興之于時楚入蔡
視中國若無人威公起而滅譚所以示威於楚也創興

霸業而不假以權許以威則無以威諸侯故聖人書師以許之然譚子不名無罪也雖無罪猶許其滅以立威也今宋襄嗣齊之霸蓋有其基矣猶安靖小國協比諸侯則霸業復興矣乃執小國之君以肆其虐何以霸為故書人以罪其非霸討滕子書名以見雖有罪非所當執也聖人用法各適其宜矣若是觀之則春秋豈可以例求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君子有蕪善之心聖人不沮也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往而善同其善而往之往而惡即其惡而誅之無私

也齊威有圖霸之心宋襄亦有圖霸之心均欲為善聖人何以沮之故北杏之會諸侯皆人齊獨書爵曹南之盟二國皆人宋獨書公其所以間為善之則同而異日之功罪聖人安能保之哉然不予之於始無以責其終獨觀其所以副聖人之責者何如爾子威公於始而終成九合諸侯之功于宋公於始而終為天下之辱聖人亦即其功罪而誅賞之以示勸懲於天下後世也不然今日之盟聖人不予之則他日之罪何以致其貶哉故予之所以責之也

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邾人會鄆子記者疑之一以爲邾一以爲宋以爲邾
擅用之則後無宋伐邾之事以爲宋用之則上無
宋人使之之文然鄆會盟實來會宋不會邾也如
單伯會伐宋之類也則鄆之後會是得罪於宋
非得罪于邾也鄆於邾無憾邾何得戡之使鄆
將會宋邾勢而用之則宋必有以忿於邾豈遂置而
不問耶則用鄆子者宋公意也然不書使之者宋
以意諭之而用之之際宋公不在也故以邾用之爲
文以地考之鄆隸今之沂州邾在兗之西宋即今之
應天曹南介於邾宋之問自宋之曹自曹之邾

自邾而後至鄆期鄆之來會道必出於邾矣邾宋
既爲曹南之盟則邾子東歸邾宋公南歸宋宋公
無由後如邾也則必諭邾人以執鄆之意矣邾子須
其至數其後會之罪執而用之則用之雖假手於
邾實宋公意也苟非宋意邾子其敢爾哉使非宋
意而邾擅用之則宋必使義以伐邾何得無伐邾
之事也則夫用鄆子者宋公審矣然聖人不書使
之者蓋固其隱情而惡魯見焉宋公固知用人者天
下之無道無道而已自爲之則天下必有以議已
於是移其惡於邾使若邾人自用之則其罪不

在宋也。聖人固其實而書之以見隱情焉。或者遂移罪於邾，是投宋公之姦而中其移惡之計也。豈春秋哉？若夫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皆天下之姦謀，歆以是而鈞仁義之名也。苟觀其外而不察其中，失罪人矣。

秋宋人圍曹

齊爲北杏之會而宋叛齊，常伐之。宋爲曹南之盟而曹叛宋，亦圍之。然齊伐宋而宋服，遂同鄆之會。宋圍曹而曹不屈，卒同鹿上之盟。何哉？宋之所以伐曹者，非其道也。前日曹南之盟，同盟者邾、鄆而已。邾人歸而用鄆子，天下之大無道也。而宋不問曹小不順，則兵環其壘。曹安得服乎？邾用鄆子而宋不責，必宋使之也。已爲不道而移惡於同盟曹，苟從之，則亦將移惡於曹矣。曹之叛，厥有由哉。雖築室反耕，有所不屈，何足以屈之。宜曹之卒不服也。

衛人伐邢

報伐衛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嗚呼！齊之會爲威公之辱大矣。威公以四十年圖中國而服楚於召陵，琅乎爲力哉。今威之葬墳土未

軋而諸侯召楚人以盟于其側諸侯則然再而孝公
非威之子乎父攘羊以除中國之患子盟之以爲天
下之害其賢不肖父子之間遂爾霄壤耶吾知威
公在泉之靈蓋不勝其憤也自莊公之世楚雖暴橫
蓋未嘗至齊伐蔡止而巳荆人來聘敗徐
婁林至魯徐而止齊蓋距楚數千里也齊逼東海楚
臨南海今楚直盟于齊則自齊以南數千里皆楚矣
嗚呼悲失觀乎此而後知齊威之霸果有功於天下
孔子以爲微管仲則被髮在衽非侈言也今威歿未
幾而中國已足月爲夷君子於此不能不思古也然是
盟也非諸侯召之則楚來必至此而爲是者陳蔡
鄭之罪也三國近楚故召而至焉彼陳鄭者亦嘗
蒙威之庇乎何忍遺威之辱也楚之橫行中夏
實自齊之盟始其後陳蔡首被其戕鄭無歲不
不受其兵非不幸也聖人於此一舉而人之無夷狄之
辨蓋憤其爲禍首而且貽齊威之辱也此皆諸侯
甫說者以爲微者何益於盟哉鄭齊楚下推楚
而下之也中國之微一至是乎

梁七

書曰自作元命又曰自作孽不可逭則人之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今梁亡必有滅之者矣而聖人捨其滅
國之罪而以自亡爲文信乎梁君之自作孽也然
其所以自作孽之故三傳異文左氏以爲好土功何
休以爲岐刑罰穀梁以淫酒酒色要之三者均自
作孽名殊而罪一也嗚呼觀乎此君子其可以不
修乎鄭棄其師自棄也齊殲于遂自殲也梁亡
自亡也嗟然者皆非舊史之所能及皆聖人因事
考情以立文也如日月之明因物賦影而無不象
之故曰非聖人不能脩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者有故也作者改作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
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以爲言之中故
改作非聖人所歎也然如大室屋壞所當新而不新
以湏其壞則有罪矣則夫新者所當新而作者
不必改作其譏在作而已苟直書作南門則嫌初
於無而創之故曰新作而况南門法門也譏僭爾
僭非自僖始固新作而見爲南門非一門庫門天子
臯門雉門天子應門皆天子之禮管仲屏塞門孔
子說其僭邦君新作南門聖人譏其僭天子也縣
文王之詩也其嗣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仇迺立應門應

門將將文王爲西伯不敢用天子之禮臯門應門
皆諸侯之制也天子之宮門則加以庫雉魯僭天
子之制則今作南門乃庫門雉門甬定三年新作
雉門蓋亦仍其舊而新之因其新作以書僭所以
示制也

夏郟子來朝

郟之滅久矣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防即其地也桓三
年又取郟大昂于宋則郟為宋滅其地入魯而分器
亦在魯矣安得郟子哉今而來朝必魯別封之以
爲附庸也其地近郟州在魯宋之兩間其先蓋文
王之子所封與魯同姓則宋滅之而魯封之審矣
公羊以爲失地之君春秋至此八十三年失地之君猶
在乎其說踈矣

五月乙巳西宮災

祭義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則諸侯蓋有三宮之制也
諸侯三歸夫人居中宮左媵居西右媵居東則西
宮左媵之居也穀梁以爲閔宮踈矣宮必以謚如
賜宮僖宮之類耳若閔宮安得曰西宮義蓋穀
梁不考三宮之制也然則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左滑人叛師而服於衛
莊十六年幽之盟滑伯與之則滑盡與鄭同盟者
自後不與會盟蓋滑為晉與國服役於晉爾齊
歲之霸諸侯不敢擅侵伐今中國無霸鄭陵小
國而以兵入之計滑必近樊鄭其地在今之河南緱
氏其後十有二年秦人入滑遂為秦所滅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初邢有狄患威公却狄而城邢今邢不支折而
從狄蓋若不得已也而孝公威之子其庸孺固
不足以死邢而制狄姑斬然自立無與邢之喜
威可也今乃下從狄而參盟于邢使狄念威之
嘗痛於已也匕首竊發於壇之間孝公其殆哉
則邢之盟無益於庇邢且自投不測吾為之惧矣
前日盟楚今日盟狄楚與狄皆父子之仇而忌已
從之屈於諸侯猶可也屈於狄楚胥為夷矣惜夫
威公賢而後嗣之不令也如此柰何

冬楚人伐隨

楚自敗徐之後至是五載雖奔威既沒中國無霸
主而楚未嘗以兵加中國者蓋欲以盟會求諸侯
也前日齊之盟諸侯未一而宋襄亦有圖霸之

心於是楚成知諸侯不可以誘而致也故伐隨隨
雖近楚然漢東之大國非江黃之伍必恃其強大而
不事楚楚伐之所以懲不服以威諸侯也故明年
遂從鹿上之盟宋齊實先楚蓋不平焉是以秋
爲孟之會則執宋公以伐宋觀乎此則伐隨之後
在諸侯不在隨也特假隨以恐諸侯耳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秋侵衛爲邢也十八年邢狄伐衛十九年衛人伐
邢邢蓋弱於衛爾既結怨於衛非借援於人無以
敵之去年齊人狄人盟於邢求援於齊狄也齊知
其不義而莫從而狄實與衛爲世仇故爲邢侵
衛夫邢衛同姓也不能以小事大而交爲仇敵然其
兵端實啓於邢使邢敵於衛猶曰兄弟交惡爾
命外誘狄以侵衛是外與盜賊爲親而內與兄
弟爲仇卒爲衛所滅非不幸也或者知責衛滅
同姓而不知邢有以自取也

宋人齊人楚人明于鹿上

嗚呼愚哉宋襄之圖霸也齊威之與協比諸侯
輯寧東夏垂二十年内外無患小天一德而後
敢問包茅之貢於楚故能一舉而屈之今襄以

子然之宋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魏滕子霄鄆君賈
然於曹結憾於魯諸侯小大皆哆然外之獨齊孝
以其納已之故不得已而從焉然前冬蓋亦同楚人
之盟矣保其无二心於宋哉乃一旦會楚人於鹿上之盟
欲以隻牲尺書服虎狼之楚吾於是知其大愚而
不移蹈死地而不恐者也夫天下所賴乎霸者以其能
內撫外攘故諸侯恃以安靖而服從夷狄有所畏忌
而不敢陵犯今宋襄結仇於四鄰國入且不順而况於
諸侯乎乃召楚人於境內以盟之夫鹿上宋地也引
虎入閭闔婦人孺子爲之戰恐而襄公更以爲安

非過固如是乎幸脫搏噬其亦幸矣而秋又會之
虎口安能屢逃哉且其見執也

夏大旱

雩而得雨書雩雩而不得雨書旱經書大旱
一記災之甚也記災所以憂民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

宋襄之庸諸侯不與結怨賈憎四鄰疾之孟季會
蓋措之積薪之上而火其下襄不自警攝衣而登之
不恐也嗚呼危哉夫宋所恃者有恩於齊而已前日

鹿上之盟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今齊惧楚而不至
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讎也既坐積薪
之上四隣一藝吾將何逃見執固無疑矣然宋公不
道實中國也楚子雖強盖夷狄也諸侯疾宋固爾
從夷狄而執中國之君其可乎今執宋公者楚子也
而聖人以諸侯共執爲文實諸侯執之而藉手於
楚也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詩
人刺之而無田甫田維莠騫騫言不務耘其田而
徒望私獲也今宋襄又萬萬於齊襄之下者矣
豈但無禮義而不修德哉直愚而已雖然彼其身
投脣口身辱國危抑亦甚矣君子矜其愚可也尚
何譏故齊襄是刺而宋襄無詩盖國人矜其愚乎聖
人於執宋公不書楚子誅諸侯也書執書伐甚之也

冬公伐邾

邾自元年從禋之會僖公惡其不附已而從齊
也故敗邾師于偃盖邾實魯之附庸其先儀父未
命服後始魯至齊威之霸請王命以爵之爲子故
偃然以五等自居從霸主會盟而不附於魯故禋
之會歸朱及因而公敗其師其後終齊威之世不
敢從齊會盟者懲於偃之敗也威公旣沒宋納孝

公倍救齊不克盖讎於宋也邾子於是首從宋
為曹南之盟宋方圖霸脅邾以抗魯今宋為楚
所伐不服庇邾矣故公伐邾責其不附於魯也其
事張宋甚明左氏求其說而不得因設滅湏句之
事辭費而義寡學者無取焉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孟之會魯侯不從楚盖憾於魯既而執宋公以
伐宋使宜申來獻捷威魯也古者諸侯獻戎
捷於王王以警言夷今夷狄執中國及以諸侯之捷
警諸侯衰亂甚矣故聖人於楚前書爵而此書人
奪其強也書捷不書宋不予楚之捷宋也然獻
捷于魯魯亦恐矣故十二月遂從薄之盟然恐而
從猶愈乎無故而從之者矣

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宋公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執之釋宋公亦楚
子也春秋以諸侯共釋之雖執之釋之諸侯莫
不與其誅而實制於楚也聖人不書楚執而楚釋
之所以見諸侯非夷狄可得執而釋之也書諸侯
亦所以病諸侯矣惡其從夷從而執中國也然則
執之為諸侯之罪也釋之為諸侯之功殷曰功在

魯不在諸侯也罪在諸侯在在魯也魯何以爲
功乎蓋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也前日會于孟
魯不至魯不至魯之義可見爾楚雖憾之其實
要其至所以來諸侯也故使宜申來獻捷以威我
魯恐而後從之使魯不從楚未必釋宋公也何則
彼豺狼之性執宋公而諸侯不服則將進其實焉
今宋公未釋而魯至故楚喜而釋之則釋宋公
者本於公之往會也雖釋之執之公無以制楚而
其實則固公之來而釋之故曰功在魯也前日執
之而公不與今日釋之而公在焉然公之往已不
爲釋宋公而在而宋公之釋實固公之來而釋
之則公爲有功於宋矣凡諸侯執而反書歸而宋
公書釋不書歸蓋歸者若自歸歸在我也釋
者在彼釋之制在人也若曰諸使不會則宋公不
得釋也此所以重楚之惡亦以病宋公也投其機
而不能自脫待人而後脫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左氏以爲國曰邾滅須句公伐取之
反其君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須句
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歸邾

子益之文然後爲顯今直書公伐邾取須句如
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尔安可以須句爲國今既
取之則滅矣至文七年安得公又伐邾取須句也
則知須句邾邑今取以責邾之不服其服則又
反之至文公之世又伐而取之也公以邾之役於宋
賈宋以抗魯故前年伐之今又伐以取其邑必其
服也無庸以邑爲國自立異說而尚口乃窮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伐鄭以責其從楚鄭
則弱矣宋方脫於黧日之末宋何強哉已不能抗

楚而耳就執辱何以責鄭之弱而附楚也夫鄭人
者亦豈樂侏儒而惡禮義之邦哉勢力弱矣中國
盛從中國楚盛則從楚前日齊威之霸中國有
足恃者則鄭雖數被楚兵而不叛也今鄭依宋而
不叛宋能抗楚而安鄭乎不能也不能而責服於
鄭吾見宋襄之下自量矣曷自守其國而無爲
楚所伐鄭之叛服非宋所問宜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陞

升陞魯地也邾伐我也公二年之間再伐邾一取其地
亦酷矣宜邾之必有以報魯也然邾以蕞爾之邦

再受魯兵而不屈且稱兵以涉魯地則其心蓋有所不愬然者矣魯之所以責邾者以其已之附庸而不朝不貢且外附於宋也而魯天子之臣亦何有一介如周尺帛登於王府哉而楚周之叛國也魯實從之則無惟夫附庸而不服邈外比於宋也治人不始反其敬必已有所不敬而後得人之不服僖公魯之賢君亦當有以念此也彼區區之邾何足服哉治吾之所不敬者邾當自來今邾以偏師犯魯境而魯不免於敗蓋我曲而敵直邑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蓋爲內諱爲敗內不書公亦爲內諱也不書敗不書公其敗可知胡方內以諱爲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楚人伐宋以報伐鄭之師也宋不自量杖尺入馬藉以觸虎之怒固不能損虎一毛而遭其噬嚙無定說者彼方脫鬻鼓之餘而歸不能責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乃以區區三小國之師以伐鄭鄭不可得而楚肆其暴一戰奔北幾至於亡此誰之咎哉宋自取也敗則俄頃而尚以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要義兵之名此吾又哂其

其愚也夫兵動必以義戰必以謀雖湯武之師亦免乎此以至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此天下之義也若燕臨戰則非謀有所不能濟且我以義自持曰不正無動可也敵人者亦肯如吾之不動以守正乎彼以謀至而我以正待之是坐而待縛也武王伐紂之師可謂義矣而太公問答之書是為六韜其間陰謀奇計變若鬼神而謂武王之師為不義可乘夫義不義在未戰之前平日為不義而臨陣決戰乃曰吾必義義豈在坐作進退間哉在易之師象曰師象也征正也剛中取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告所謂

中正而順義也以義動則雖毒天下而民從之豈恤夫重傷而擒二毛耶牧野之師至於血流漂杵是武王之戰不如宋襄公之義以襄公加武王之上後世其允乎彼不自量而招楚兵力蓋不支知不免於敗矣無以藉口乃假區區婦人之仁以要大義之名而公羊遂以為文王之戰嗚呼今有人焉平日為盜及其敗也引頸就戮曰吾義士也君子遂以為比干之徒歟若公羊者可謂與人而不酌其輕重者也文王亦嘗執滕君用鄩子投虎脫繫囚乎吾不咎其其宋襄之過而竊憤其待文王之薄也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皆罪者公

嗚呼齊孝之斯舉可謂以怨報德耳孝公之得齊
宋故也亂之戰宋襄爲之敗齊師殺無虧拒魯却狄
以納之其德大矣宋爲曹南之盟以求諸侯齊宜從而
從乃合楚子于齊以移其諸侯及孟之會宋襄之投不測
而齊不救既而與釋宋公者魯也齊不在焉今宋不幸爲
楚所敗奔北之餘國絕不國而齊孝利其危而伐之且圍其
邑噫人之非人至此哉蛇雀知無猶將報德人固如是耶
此乃君子所不蔭而聖人書爵所以愧之也伐國而圍邑
甚矣書伐併書圍重其罪也惟新城之圍則有其故不
在比例

夏二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吾嘗論齊威之霸以謂修外而不修內故不免於怠若
宋襄者所謂內外兩不修而至於亡者也徒見齊威以
區區諸侯而霸天下而不知其所以霸天下者何修而至
此也彼其受齊威將死之託而納孝公遂以爲霸統一旦在
已故伐齊之師未反而執滕子嬰齊此何名哉既執滕子
則迂爲曹南之盟以謂諸侯無敢不從者矣既而萊盟
者惟二小國鄆子既期又後會焉於是怒而用鄆子既
爲不道曹故叛之乃釐兵以圍曹滕怨鄆亡曹叛邾
去則宋之爲宋惇然而已而陳蔡又召楚人而盟于齊

則東諸侯一舉從楚矣乃會楚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夫諸侯豈可求於楚哉楚得諸侯肯擊以遺宋乎此天下之謬舉也秋復爲孟之會諸侯皆在楚疑諸侯謂天下有霸而不盡歸已也故即會而執之于薄之會脫囚以歸宜其自谷而修已睦鄰養威植德外懷諸侯而徐圖大率也復不自量伐鄭以觸楚之怒以招楚兵一敗塗地身傷兵喪鬱鬱而死此豈諸侯叛之楚人疾之也哉其所以圖霸者非其道也內不修德外不修政國人不允諸侯皆二乃以木偶之身直陷不測彼蓋以爲奔威霸業已授在已諸侯莫已違也嗚呼愚哉霸統豈可以空言受諸侯豈可以虛名召之也必吾有以修而致之矣齊威圖國三十年而霸業始成宋襄欲以頃刻霸天下非愚不如是之踈愚謬也宋襄在所不責吾痛天下不幸而重罹左衽之患噫微晉文天下其謂何吾於此又恨晉文興之晚也襄不書葬諸侯從楚不會爾無他義

秋楚人伐陳

陳穆之爲人無所不識也前日齊之盟楚行

天下半以至於齊陳君之也既而楚侵犯中國皆陳啓其釁孟之會楚執宋公陳實與其謀則宋之敗皆陳為之今宋襄死矣陳乃叛楚吾不知叛楚將誰依也依齊與則齊孝之庸與襄何異初以宋襄為不足依而欲他圖之今乃欲奉齊孝以抗楚是捨木偶而從土偶也其受楚兵何足恠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鑿為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不能出耶又曰王者無外故不書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必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天下乎書曰王出郊天乃兩反風禾則盡起成王一出遂有外耶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諸侯入應門左康王一出亦遂失夫下耶易曰王用出征

以正邦也若曰有外則天下有警言王不可出征也夫
聖人書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矣非
謂王不可出爲出也鑿爲異說龍輶從學曲禮遂
有天子不言出之文其文蓋主於三傳漢儒雜取春
秋三傳之說以立文耳非春秋三傳之前先有是言
也不可以此及證春秋學者不以易書聖人之言求
之乃以漢儒之說爲證非所謂達者也且春秋書
天王在外者三此年天王出居于鄭昭二十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_城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
泉王猛恭王不書出而獨襄王書出此三傳所以
疑而鑿爲無出之論也蓋景王崩嫡庶未定諸王
子爭立王猛立于皇_城未得入成周也國人殺猛將立
子朝恭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是二王者皆
即其地而立非自內立而出居于外也其實非出安
可言出今襄王自僖九年立是十六年尔叔帶逼
王而王出居于鄭實自內出豈可不書出斯二者文
各適其事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內王猛恭王
也不考其事以察聖人之言妄於異同之間鑿爲與
實之論諸儒惑之而不考正因謂聖人書出所以貶
襄王噫襄王之出豈得已哉聖人尚忍貶之乎自

古有兄弟之難者二舜有象之患周公有管蔡之患舜於象則封之周公於管蔡則誅之皆不得已也周公上無母氏之愛而下有宗社之危故寧誅之以存宗社舜以頑父嚚母之所愛誅之則傷孝心故封之以慰父母之靈今叔帶者惠王陳嬀之所愛也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於鄭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不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子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耳吾何慊乎哉此襄王之心也上以存孝下以存悌孝悌王者之至德尚以此貶襄王可乎貶襄王則叛道害教不可以訓然啓諸儒叛道害教之論者自三傳天子無出之論始故吾援書易聖人之言而正之無出之論不足正也所不可不正者貶襄王則害教也故愚樂正之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

衛侯燬卒

衛侯燬滅邢說者皆以爲滅同姓名愚獨以爲後世傳摭之誤蓋下有衛侯燬卒之文以類誤耳春秋書臧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不名楚子虔誘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也

何以反名之則諸侯書名自有褒貶非謂滅同姓也且書滅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此傳授之誤而後世沿之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吾嘗考小戴禮記多漢儒雜說非皆聖人之言也如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之類多漢儒之言耳其書與六經並立學者所不敢議雖知其非而莫正者畏聖人也然其間與六經抵牾者不辨則害道愚豈敢昌言辨之哉姑質其與春秋違者以警後學無惑其言以離春秋之旨記非聖人躬修修於漢儒也則其書出於春秋三傳之後盖有援春秋三傳而立文者愚請條之王制曰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彼見吳楚之強春秋皆書子爾而北燕亦在北狄秦本西戎何以書伯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一也曲禮曰春秋失地名彼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失地之君也而邠伯來奔郟子來朝傳亦曰失地之君何以不名此附三傳以立文而不合者二也又曰天子不言出彼見天子居于狄泉不書出而天王出居于鄭何以書出此附春秋以立文不合者三也又曰諸侯不生名彼見蔡侯考父鄭伯寤生之類此卒而稱名而衛侯

朔鄭伯突何以未死而審名耶此附春秋而不合者
四也又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彼見傳釋書過之
談曰遇者不期也而公會衛侯于杭兵弗遇亦可謂
未及期乎又曰相見於郤地曰會彼見春秋之會無
常地因曰郤地而會于齊于宋亦郤地乎凡春秋會
遇非治世之禮非周禮所謂因朝而會遇者也特侯
度不謹恃出以謀其私而已豈可以春秋諸侯會遇
為法哉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五也其他不能殫舉始
陳其二三以見戴氏說不可以證春秋者如此今衛
燬滅邢乃文之誤者而曲禮亦舉以為典訓此又誤

之大者也且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滅實有以自
致之且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威之德迂而城之二
國既安則此以抗狄可也而邢乃叛衛從狄又脅狄以
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蓋危矣衛固
無以制狄故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病也初邢從
狄伐衛是虞從晉滅獬之計爾獬滅則虞從之衛
侯蓋有鑒於虞也曰吾不早滅邢則衛為邢狄所滅
衛滅則邢亦從之故寧先滅邢以絕狄謀而衛獲存也
雖然謀則善矣其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於
今書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

亦豈宜從而遂滅之哉二者均有罪也若曰滅同姓而著其名則是春秋用法不原情而徒以同姓為輕重矣故曰書名以滅文之誤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

大夫

諸侯嫁女於大夫同姓為主今公自主之是尊屈乎卑也娶妻必親迎之而伯姬為子逆婦是上後手下也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伯姬以愛其子而逆之愛與禮孰重乎以愛奪禮而尊卑上下之分亂非所以愛之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而不名殺無罪也宋為楚所敗宋襄自敗之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而晉文即位三年尔文公圖霸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耻故殺其大夫大夫何罪哉故以殺無罪書也餘義同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自獲季之後未嘗通於魯其怨亦可謂深矣衛成雖立斬然在繚經之中為會于洮以平之其為心盖有比小事大之義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万民

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於人者亦聖人之所許也然平莒而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平蓋平之意出於衛莒蓋疑魯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聽命焉則夫洮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而後成矣

納頓子子頓

楚納頓子陳之罪也頓迫於陳脅其君而出之使楚得以藉口仗義以納諸侯夫所責乎中國者以其仁義之足持秉仁服義則夷狄有所畏忌而不敢侵暴今陳不仁不義陵頓子之小而迫逐之楚人貪憚反假仁仗義而納之此誰致之也故愚以陳之罪重於楚聖人於頓子書納子其納也子楚所以責陳不書遂一事爾固陳所以納頓子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

洮之盟衛成在會而莒以大夫向之盟衛以大夫而莒子在會何哉愚於此見莒衛之君臣進退謹重而有禮也初洮之會衛意也衛平莒魯而已不親之何以必信於人故雖離苦塊之次不得不躬也莒之於魯其怨舊矣今一旦復通於魯

安測魯之心哉苟以身緝魯魯有裹甲之變其
又何逃故先以大夫聽命而測魯之情也今向之
盟莒意也莒知魯肯平乎已前日洮之盟蓋已
信矣今將與魯為會而已不躬行非所以為平
故莒子必親之而衛之平二國二國既從則斯盟
之信在莒魯矣闞蒧何與哉故以大夫與軟以質
二信而已是二者皆適於情而當於禮故聖人書
貶辭衛成在喪則書曰子不奪其孝也莒子
來會則舉其爵其其平憾也外雖盟大夫內不沒
公不以為抗也其其之之意蓋已白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齊之於魯固有怨矣虜之戰孝公將入而魯救無
虧雖救之不捷而於孝公為懷也然齊之會固已
釋然矣魯其齊為甥舅之邦既為齊之盟則魯
無慮齊之心孝公因其不虞而潛師略其西鄙則
孝公之為人蓋已險矣故書人以見其惡齊侵我疆
魯固不可不問然公追齊師驅而出境可也否則
整兵伐之以問其罪乃因追以及于鄆鄆齊之附
庸紀季之邑也師及於鄆鄆無傷乎憾齊而傷
鄆鄆何負於魯也曰弗及而後返也然則侵非義

師追非義師戕民而已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嗚呼齊孝於此不義甚矣前日鄆之役齊首兵也
首兵侵魯而憾魯報怨可乎况鄆之役追兵而已
初未報齊也今又興北之伐何耶雖然義非孝公
之所知也宋有納已之恩孝公利其危而伐之何有
於魯然不責其義無以伸王法故聖人奔而人亦知
孝公之不足以為人矣

衛人伐齊

齊魯故也前日莒魯有怨衛成離莒媿之次以
平之何其義也今齊魯有怨衛助魯伐之何其
忿也前日為義而今日助忿兩盟之功一旦棄之
吾用是知忿之敗德也聖人於洮之盟書子而伐
齊書人無私焉固其功罪黜陟而已

公子遂如楚乞師

楚自齊之盟陳蔡召之既而孟之會泓之戰陵霄
中夏實陳蔡之罪然而兵交於宋未嘗及齊也
今魯憾齊之侵伐而乞師于楚是召夷狄橫行
中國其罪可勝誅乎雖齊之伐我固不義矣以
魯之衆伏羲而報之何患不克乃召兵於楚而

示弱於遠夷開其輕東夏之心以為天下患謂之
智不可也雖克齊得穀何益於魯而實害中
國也且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地
有廣狹故軍有衆寡亦各足以守其國而禦敵
制勝使魯侯平日教之何患不能戰一旦有警
遂乞師於人則僖公之為國可知也然乞師於
四鄰猶中國而遂乞於楚可乎經書乞師者五
均為不能國而僖公之罪尤重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之同姓也楚虐其小而滅之凡滅國以其君
歸皆名而夔子不名無罪也其譚子季荝不名
者同楚滅夔為同姓而不名楚子用是知衛侯
燬威邢為誤文也審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子遂如楚乞師夔為楚滅宋被楚圍而齊怨
固未報也嗚呼一舉動之繆胎禍天下其罪可
勝誅乎宋自襄公為楚執辱既而復敗于泓幾
至於亡成公即位傷痛未瘳而復布緡之圍四鄰
亦可為動心矣而諸侯惟楚是從坐視宋之病
不藥也而僖公久投其毒而瞑眩之嗟夫初命

公子遂之行亦豈知其害之至是耶因知夷狄不可啓而中國不可示弱也以此垂戒後世猶有借兵回統而求援吐蕃者嗚呼害哉則夔之滅宋之圍吾知聖人責為重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君子所恃以安靖國家者有諸內不求諸外有諸內則本不搖而外無憂不求諸外則權在已而外有所忌今魯將報齊而兵不足以制齊是無諸內也其本既搖則四鄰睥睨知魯之內虛無足恃者矣乃區區乞師於楚是求諸外也求諸外

則權在人求而不得則楚已測知吾之虛而招寇了攘求而得之則受楚之恩惟楚所歛挈國而聽林楚矣則僖公在魯尚何以為國乎今以楚師伐齊臭而取穀是受賜於楚而結怨於齊也楚有責償之心齊有報怨之志僖公伐齊而及其遂安枕乎幸而齊孝師世會文服楚而魯免齊之兵無楚之責是宗廟社稷之幸不然方皇皇然虞齊肩胛然奉楚無日而少暇矣春秋書以者三宋以齊伐鄭以諸侯伐諸侯也蔡以吳伐楚以夷狄伐夷狄也今魯以楚伐齊是以夷狄伐中國也以

情較之則魯之罪重於宋蔡均以師矣而用夷
害夏其罪豈宋蔡之比哉况伐而取邑也不義
而叛猶以為功而告至策勳焉僖蓋不知其
功之在前而居其後也悲夫皇皇悲夫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義同桓二年滕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蕞尔小邦既朝而且伐之若其不朝則尚何以

自存耶魯拙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乞師以必
取其邑微者吾以偽師直入其郭魯之為魯抑可
見矣數年之間內不自修而結威四鄰僖公自公
子友卒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不有君子果能
國乎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之陵虐於宋亦已甚矣宋成以父之讎言義不
屈於楚亦可謂賢子者與于時晉文興霸蓋
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虐宋不已楚則然爾
而諸侯之不知變一至此哉有晉可從而不從及

比楚以成中國其罪蓋重於楚子故人楚子而爵諸侯亦宜知愧乎噫楚之暴至是極矣執宋于孟敗宋于泓伐陳圍陳而陳屈圍緡取穀又將以屈齊宋也齊宋屈則天下胥為夷矣今圍宋之兵不解宋其殆哉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或者疑晉文興霸之暴蓋不逮則無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故明年敗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宋之盟僖公之真情露矣前日孟之會執宋公

公不與執薄之盟釋宋公公其釋之公豈能制楚哉適因公之東楚適釋之爾僖公於此遂以為已功曰吾不會則宋公不釋也今圍宋之後公不在盟宋之會而公其之此則有以見公之情矣以為我其圍宋則天下以我從夷狄而圍中國既不從矣則懼楚之怒而移兵於魯故若後期而與盟焉內以息從楚之謗外以弭楚人之怒其薄與宋之盟其戒衛刺子買皆是謀也噫謀則深矣曷若勇於從晉而決於背楚而終始為義人歟安於不義而規免不義之名在當時則幸矣

其如春秋何聖人於薄及宋之盟特書而不序諸侯所以白僖之隱情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文之霸功與齊威同而勢與齊威異齊威難於合諸侯而易於制楚晉文難於制楚而易於宗諸侯蓋齊威之與天下習衰周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威公求諸侯為難必屢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然教制楚則楚方張其侵犯不過蔡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楚服若夫晉文之興則諸侯蓋習於從霸主惟特

無其人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威之時也齊威之時楚不遷蔡鄭而今直陷齊魯之郊魯曹鄭衛陳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救之不其艱哉故齊威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為如何議者不達而妄疵晉文以為不及齊威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齊威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

文則解倒懸之急於里墓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
之而後已是一者又勢之不同也晉侯侵曹晉
侯伐衛不為曹微設而曹衛何憚於晉哉伐曹
衛以動楚也故先侵曹侵曹而楚不出則又伐衛
則夫侵曹伐衛蓋二事尔使侵曹而楚出戰則
衛不必伐也既侵曹而楚不出於是再舉而伐
衛此實二事豈可書遂哉再書晉侯非褒非
貶即事之實而書之耳既而楚果救衛則晉之
謀遂矣獨患其頑守而不戰以挫吾銳鋒於是
又執曹伯以畀楚讎則楚怒無不戰也楚出戰
然後城濮之功成則夫侵曹伐衛者伐楚之序
學者觀天下之勢探晉文之心而後以聖人之書
法參之則文公之舉措謀畫不啻若自己出若三
傳支離之論吾何以觀之哉

公子買成衛不卒戍刺之

魯之叛華其罪甚著僖公必將文而飾之以立
於晉楚之間吾竊哂其勞而拙也薄之會宋之
盟皆是矣今晉文之興其氣焰威靈蓋已動物
悟人齊宋之大羸秦之強皆屈而從之而僖公
以東魯大邦不知自反庸庸以役於楚及侵曹

伐衛師動南鄰猶將為楚伐衛事窮謀迫尚不
決其向背殺公子買以賣二國彼其赴於晉必
曰子買成衛既殺之赴於楚必曰買不卒戍已
殺之彼以為夷夏之強弱蓋猶未判也楚勝則
從楚晉勝則從者殺一子買以從容於夷夏之
間以觀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會而
後朝于王所嘻彼其不與曹伯同執以界宋者
幸也是以殺子買猶足以譴楚惑晉然魯則
免於難矣子買何罪哉君之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彼公子遂之徒不忠不義之心於
是啓矣則殺子買豈所謂善謀國者耶取禍
之道也

楚人救衛

楚之為楚強而無謀者也晉之伐衛所以誘楚
兵楚兵果至是投晉文之成筭也衛何足救哉
晉之伐衛志不在衛以衛之小晉兵臨之不啻
湯沃雪矣而晉存而克者待楚至也然齊威
伐楚直造楚地蓋諸侯皆為齊矣今諸侯既從
楚矣越曹衛而伐之則懼貳國謀其後故先伐
曹衛然伐曹衛而遂克之則次及陳鄭克陳鄭

則次及許蔡克許蔡而後至於楚使楚按兵不出俟其克六國而後至楚則晉兵罷且盡矣偏師克也楚謀不及此晉方伐衛而總兵出救是墮其計也且晉之伐衛久而不克者豈勢不敵耶待楚而已今楚救至克楚則諸侯皆爲晉矣彼陳鄭許蔡曾何勞師哉故晉兵不及楚境克之城濮而諸侯自歸此晉之廟謀也故曰楚之救衛強而無謀者也城濮衛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伐衛以誘楚兵楚兵至矣患其不掃境而來來而不戰於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宋楚之深仇而曹楚之親附也執其親附之君以畀讐人楚非本石能無怒乎怒則罄兵而來殫力而戰晉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辭直而氣銳何患不克此所以成城濮之功也晉以防侮而擅執諸侯盖有罪矣而聖人著其爵不歸京師而畀之宋人非所宜畀也而聖人不以爲非者盖成其勝楚之謀以濟天下之沉溺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威文之服楚一也然威以柔服而文以剛服吾嘗
稽其所以不同者勢也威公制楚於方張天下
諸侯固未嘗從楚以天下諸侯臨之誠不戰而
服文公制楚於既熾諸侯皆從楚獨未從者齊
宋耳以齊宋敵天下諸侯楚安得屈故非戰而
勝之不可楚不可服諸侯不可得也故楚師一
敗南奔然後脫天下諸侯於左衽之俗而復衣
冠之故莒魯蔡陳衛鄭始如踐土之會也不然
非戰而勝之安能奪諸侯於虎狼之口哉用是知
威文之服楚迹異而功一也然晉文以五年之
間突起而攻之一戰而霸可謂一時之偉績矣
使齊威之興五年而遽伐楚則未必勝用是知
晉文之功為難也故聖人於威之興書人書師
而後爵之而於文則一出而書侯侵曹伐衛執
曹伯敗楚師皆舉而爵之而城濮之戰三國
書師而晉獨稱侯其子之也至矣蓋不如是
無以顯其一時之偉功以為天下萬世之勸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前日之使屈完者成王也今之使得臣者亦成
王也屈完之盟有餘功而得臣之敗有餘罪然

聖人於殺得臣以殺無罪書何也蓋得臣所以
使之者非屈完之比也屈完奉命以和得臣奉
命以戰和固人之所易戰固人之所難和無勝負
而戰有勝負戰而勝則得臣為功戰而敗則得
臣為罪成王必於勝也得臣安保其必勝哉必
於勝而以敗終之宜得臣之所以得罪也然兵
固危道置人於危道而必人之勝可乎是則
成王之罪非得臣之罪也故以殺無罪書聖人
之意蓋以為幸勝於不可必得不若永盟之無
不得也前日之盟亦成王今日之戰亦成王盟
與戰成王之始終仁暴之賢否蓋已判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出奔無不名者而衛成之奔獨不名非其罪
也衛叛華即夷子買成之楚人救之則衛比
於楚固矣安得為無罪然楚兵已敗衛何敢抗
晉晉捨而安之可也乃逼而出之何耶然則安
知晉逼而出之曰觀踐土之會衛侯未反而衛
子就盟則衛子必晉之所立而成公之奔非晉
逼之不出也晉文齊霸主之威迫脅小國之
君而擅廢置之故聖人不名衛侯所以著晉文

之罪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盟舉會兼溫天王皆在天王下居成周而出次于外說者疑之而踐土之盟聖人惟書公朝于王所而不書所以出之故不若溫之會書狩而後世釋然無疑也三傳遂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且初無三傳後世安知其下勞晉侯而在溫耶故學者當於未有傳之前求春秋不可遂信傳而不稽諸經也且經於僖二十四年

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初不書歸于城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居踐土久矣何下勞之有感者秦經任傳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為實且聖人作春秋以周為重安有晉侯納王之事而不書哉然自後卒不書天王歸成周豈棄王卒不復返如昭王耶曰天王之歸因踐土之盟也前乎此鄭陷於楚天下無勤王者楚則在所不責也今晉侯克楚于城濮以敵王愾奏凱于王會諸侯以盟于鄭以諸侯朝焉天王因是復歸于成周也然則何以不書歸曰冬書河

陽之狩則知天王既歸而出狩也謂前乎此晉
侯納王者意之耳且于時鄭陷于楚晉未服楚
安能直犯楚境而取日虞淵哉文公非緩納於王
蓋先勝楚而後納王也則夫伐楚者納王之資
也然則踐土之盟厥勳茂哉外挫強楚內定王
室一以敵愾一以勤正是文公一舉而兩濟小人
不樂成人之美取三傳微絳之說以疵吾晉文
君子所不甘焉故愚稽於經以正之非私晉文
白聖人之筆法而已

陳侯如會

陳自二十三年受楚之伐二十五年遭楚之圍
遂折而從楚二十七年圍宋之後陳與之則陳
叛華即夷蓋五年矣今晉侯勝楚而脫之於侏
儒之邦陳得無延心乎故踐土之盟晉文外厭
楚俘內靖王實室為盛舉陳胡敢不從故惠然
來歸顧其斯會聖人即其情而書之白陳侯如
會喜其悔罪知反而洗其叛華之罪也其鄭伯
乞盟者有問焉故鄭伯乞盟乞者辱辭也乞盟
懼齊侯之不我信也今陳書如會如會者緩而
不迫其會足矣不求盟也陳鄭之來一也觀聖

人之書法則蓋惡自異矣夫

公朝于王所

諸侯朝王于鄭而書曰朝王于所何哉不地所以尊天子也四海皆王土書地則若非王土矣故槩書王所則四海之內皆王所也詩曰自天子所王師之所言王所在而已不以地爲礙也然則居鄭何以書地蓋不書地無以見其出既書居鄭則王所即鄭爾然則朝于王所正乎曰無問正否王之所在朝侯之禮所當然然兩書王所之朝則見諸侯之不常朝也常朝于京師

出朝于王所諸侯之職耳今諸侯不常朝因其衛在鄭而一朝之則知諸侯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書此以見諸侯之罪而顯晉文之功

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諸侯出不名而歸名之出善而歸惡也其出既善而歸安得惡歸有所廢殺也有所廢殺則經何以不書不必書豈自見矣初成公之出晉立叔武於衛踐土之盟所謂衛子是也今衛侯復歸所謂衛子者何以置之哉不殺則廢矣夫

衛子非篡也晉實立之故凡諸侯在喪踰年則稱子以其未踰年不敢君也今踐土之會叔武非在喪亦以衛子書衛子蓋逼於晉命而攝衛政實不敢君以待衛侯之反也則衛子亦所賢者歟衛侯書復歸則國逆之非外納之矣國逆六之是衛是之意也衛侯入而不察以為衛子篡也故殺之則夫衛子者乃魯隱公而衛成即允公也以遜而得道以賢而得罪此聖人於叔武書子以其遜且賢於衛侯書名以見違且有罪也其義蓋已著矣安在書殺衛子而後見其

外惡哉此春秋微而顯者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子之徒也晉侯立衛子而元咺相之今衛侯入而殺衛子故元咺奔晉以訴焉君何可訴哉君有過期諫諫而不聽則去之不去則死之衛子之賢衛成不當殺而殺諫之可也不可諫死之可也死衛子之難其猶不失為晉苟息况衛子之賢非奚齊此哉咺而死之其義當朝加苟息一學今乃脅晉以訟君雖訟而得直其如逆君之罪何年之衛侯再入終其子瑕同死不

死於義而死於逆元咍之愚甚矣

陳疾歿卒

召陵之師許男新臣卒于師不書師踐土之會陳侯歿卒于會不書會諱者皆鑿空為虛論以為威文之會安之非也許男歸卒于許陳侯歸卒于陳蓋召陵之地近許而踐土之地近陳以疾歸而卒于其國爾許男之卒吾既言之而陳疾之在踐土踐土鄭地鄭今之鄭州陳即陳州陳鄭為此鄰其疾歸而歸國卒于國矣故不書會無可疑者

秋祀伯姬來

此私來也

公子遂如齊

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其怨深矣幸孝公即世昭公篡立而不修怨於魯魯之幸也今既同踐土之會舊怨怏釋而好未厚公子遂之如齊修齊好也好雖修於齊心實畏乎魯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温之會天王既歸成周晉文於是合諸侯而朝之然不朝諸京師而朝諸河陽何也蓋襄王在

鄭鄭實陷於楚晉侯勝楚得鄭而取日於虞淵
前日踐土之朝是也今大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
重而晉將焉於是襄王出狩而就見之所以勞
晉文之來也然則禮乎曰非禮甚矣諸侯朝王
禮之常而天王受朝亦禮之常也自入春秋百
年之間無復脩朝見之禮晉侯朝王蓋曠世盛
典也於是屈而出見之而托狩為辭焉蓋下堂
而見諸侯自夷王以下自夷迄襄又古年矣則
循其漸而至於出見亦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說
者疑之遂以晉文君王以諸侯見為此說者蓋不
知踐土之盟襄至在鄭以為天王出勞晉侯既以踐
土之朝為襄王自出則疑河陽之狩不容再出
世故以晉侯召王為言且晉侯方以尊王而市
名於天下今反召之以買抗若之罪耶必不然矣
蓋踐土之後襄王先在非出勞也則出勞晉侯
之行乃河陽非踐土矣故全人於此書狩而踐土
書狩則知踐土之朝天王已在河陽之朝則天王
出勞也其文甚明無可疑者何用從三傳之鑿
說者哉又嘗以地考之而知河陽之狩非晉文
召王也河陽今之孟明溫陽其溫皆孟之屬也

其相距甚遠而河陽即孟內邑也孟距至城纔七十
里之近而不舉趾如王城哉則河陽之狩王自出
勞也審矣不可以七十里之地誣晉文以召王之罪
然則孔子稱晉文公譎而不正者何也曰非此之
謂也召王天下之逆鄰豈特譎而不在哉使晉
文而召王聖人將不蒞之矣何止譏其譎耶夫
所謂譎者謀也有如侵曹伐衛執曹伯畀宋人
執衛侯歸之京師皆譎而不正者也故聖人稱其
譎若夫尊王之義豈容召哉召而曰尊之其罪大
矣徒謂之譎可乎聖人許予不如是之輕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文直元咺之訟而執衛侯晉侯之私也歸之
京師天下之公也以一國之私而冒以公天下之
名已不自決而移其失於王此晉文之所謂譎
者也衛侯之殺叔武非所當殺爾而元咺訟君
豈所當訟耶晉侯執元咺而責衛侯則兩得其
罪令反執衛侯縱元咺于衛則是長其臣而陵
其君也衛侯既有罪然執於其所不當執則不得
為霸討故於晉書人既執非其所當執而歸之京
師是已為非而移之於天王其可于春秋書執

諸侯而歸京師者二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
京師歸之于者遷詞也晉執而不正於是遷之
於王假王命以釋之也蓋自執而自釋之則失刑為
愈甚故假之王也晉則自便矣王何負而得失刑
之謗哉是則晉文之譎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晉文之執衛侯以其殺已之所立也歸元咺以其
忠已之所立也且衛侯與元咺姑無問其曲直而
晉侯之立者當立其不當立晉侯一言自訟則
衛獄自判矣晉侯逼脅衛侯而出之乃立叔

武於衛叔武豈宜有衛者哉及衛侯之衛而去
其所不順亦人情之必至者元咺脅晉而訟其
君以殺叔武之故也晉文不自責立叔武之非而
責衛侯殺叔武之罪知衛侯殺叔武為不當

殺而不知元咺訟其君為不當訟也自投於昏直
情不及愈行而愈失道原其本則初不逐衛君
不必立叔武不立叔武不必執衛侯不執衛侯不
必歸元咺不歸元咺衛不再亂彼其逐衛君立
叔武執衛侯既往不咎可也而元咺安可歸之
衛復為衛之禍哉歸元咺是長無君之惡而稔

成衛國無竊之患也則晉之為晉柳亦無君之
國欺若元咺者不必聰明聖智而後察其惡途之
人皆知其無君矣使晉誅之以令天下或執以界
其君使其心焉天下莫不稱快今反助其害而
伴歸衛卒之衛亂者三年而後定晉文為之
衛也

諸侯遂圍許

許自二十七年從楚圍宋晉侯服楚釋而弗伐
幸也而踐土于温兩會諸侯以朝王而許獨不朝
其為罪可勝誅乎今會温諸侯以五命圍之

貴不朝不會也書遂繼事也無所貶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春晉侯執曹伯界宋人非以治曹假之以怨楚
也及敗楚師則曹伯宜釋之矣其間諸侯再會
再朝實天下盛舉曹非不款也而晉侯不釋而
俾之其會蓋亦過矣自春徂冬拘繫於宋而後
二釋之曹伯有所慚焉何慚哉慚其不得與朝王
之列也故總獲歸曹聞諸侯之聞許問不朝之
罪遂整兵以會圍焉曹伯之意蓋以為不得與
朝王而獲其行天討猶足以釋吾之慚也說者以

為晉侯後之非也叢尔之許許侯圍之何患不
服何賴於曹哉遂會諸侯圍許曹自遂也非晉
侯遂之也書名正其叛華之罪也

二十有九年春

介葛盧來來朝也何以不書朝不其朝也介者
夷之附庸異乎郟蕭也故郟肖未命字而不名
而介葛盧名郟肖來則書朝而介不書朝所以
別夷狄而辨內外也無白狄來同然公不在而介
來朝何耶夷狄之朝熟測其情然公不在介非
不知也乘虛而來有所窺矣故明年而侵蕭

決有以哉

公至自圍許

公會于溫朝于王所今其至也乃以圍許至何我
志其實也至自會則若無功至自京師則書
不至故以圍許至也後事小則以前事致於是不
通矣圍許豈大於會溫朝王哉例之不可用也
明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洮之盟齊威盟王人而無貶辭蓋以諸侯會王人

爲敵也翟泉之盟晉盟王人皆貶書人以大夫
而抗王臣是待已其天王均也故皆貶書人此春
良秋重輕之義蓋顯矣然晉文前日兩合諸侯兩
朝王其功大矣功大必矜中人之常情也今以
大夫而盟王人無益於尊王而有抗上之罪况
翟泉周地以大夫而盟王臣於天王之側抗可
知也宜諸侯自是有叛者晉不能來之且已不
能尊王何以責人之尊已也

秋大雨雹

天地之大經曰陰陽而已天下之大勢曰治亂而
已天地之變霜相雹雨暘日食星殞水旱癘疫皆
不離乎陰陽而人君之政德刑禮樂視聽言動仁
害善否皆係乎治亂作於下則應乎上政治則
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和沴之應顧人君所行
如何尔大雨雹陰勝陽也雖天地之應不可俄
而測然求其類而推之則君不君而臣逼君德不
脩而刑勝德劉不立而柔侵劉夫不制而婦抗夫
者皆陰勝陽之類也春秋之世其類實繁不可
以一二考也經書大雨雹者三皆著陰勝陽之
罰尔若求其應則吾不知

冬介葛盧來

葛盧春嘗來朝矣以公不在而未見公於是冬復至其禮則厚而情則可疑也介本東夷一歲之間兩造魯廷能保甚无窺伺乎明年侵蕭未必不周此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威之世狄嘗伐晉矣威以晉之不我屈也視而弗討今晉文之霸而狄侵齊文亦坐觀而弗問焉其報均矣然齊之弗討則憾晉之不從今齊實

服晉晉何辭而不為齊征之此亦見晉文老而懈也一勝楚兩朝天王至翟泉之會到已不親之矣盟王臣且憚於行何有放狄文公劉毅果敢有過於齊威惜其老

柰何

秋衛殺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晉執衛成歸京師衛無君者二年于茲矣衛國之柄專元咺今衛侯將歸必殺元咺而後入國其宜也而公殺何人亦與其戮哉吾意元咺訟君而得國國人不款也故奉公子瑕以順國人之情其實

元咺專衛耳公子瑕者賢也愚耶社耶稚耶吾
不得而知然其實無志子君衛者也故聖人不
以君書亦不去族則知其無意於衛也元咺強之而
已故以元咺加其上焉則夫瑕固無罪而元咺衛
之逆臣也不得以詩賊之辭書何耶蓋元咺之殺
非國人共誅之出於成公將入之意也是則威公
以私憾殺之安得為國討與晉殺里克之義
同然則衛成未入安知其出成公之意也曰惟其
未入而將入所以知為成公之意也若成公至而與
國人共殺之則是討賊矣公未至而讎於咺必
將得咺而後入也故衛人殺之以奉其意焉此
聖人誅惡之義孝者不可以迹求之

衛侯鄭歸于衛

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衛成其成
十五年晉厲執曹成是也然曹成之歸不名而
衛戒書名曹成書歸自京師而衛戒書歸于
衛此其所以異者不可不考也曹成之歸無罪也
故不名衛成之歸有惡也故名曹成之歸天王
釋之故舊歸自京師衛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
于衛衛成何罪耶自楚歸則殺叔武自京師歸

則殺公子瑕兄弟天倫也非周公之不得已有所
不必誅而叔武子瑕何誅哉叔武之攝以攝子
瑕之立以元咺衛固不能抗晉也後元咺足矣
彼叔武攝政以待公之還公子瑕逼於元咺而
非得已皆兄弟之賢者也賢者伎而殺之况
兄弟乎此其所以為惡而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安
可不明以別之然晉侯於此又不容無罪也初而
執之固非其罪矣乃移惡於京師既歸京師則
釋之其否聽天王之命可也今乃已諸而歸之
且初執無罪則過歸於王今釋無辜則惡歸於
已京師豈晉侯分謗之地而天王豈晉侯未偶
之玩哉此其罪有不容貸者故聖人書歸于
衛則命不係於王而權亦不歸于晉使若衛侯
之自歸也此又意之寓於言外不可以文永老
也

晉人秦人圍鄭

晉人圍鄭說者皆以為報私怨考之於經無私
怨之隙學者學春秋耶季傳也學傳耶故宜
從抵怨之說若學經也當信經豈得於經外
鑿為異論哉且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及翟

泉之盟則鄭不至晉人圍鄭責不共翟泉之會也
晉人曷亦無責鄭而自責已白大夫可盟上人手
已可以敵天上乎无怪鄭之不至也已杭天王而
不問人不附已則圍之是輕於責已而重於責
人也故晉秦皆人詠其非所當圍也說者徒見
其書人遂從左氏於誣以為重耳過鄭不禮
焉事之有無不可決信况越五年固而盟矣
至是而始責舊怨哉其為說甚迂不近考翟
泉之會而遠永過鄭之文不信經而溺於傳
惑矣

介人侵蕭

肖附庸也以附庸而侵附庸固無足道然或曰
之以交大國之兵亦不可不慎也隱五年邾人
鄭人伐宋宋魯之共國而邾魯之附庸也故七
年魯為宋伐邾然而魯卒因之以背宋則附庸
雖微亦固以交大國之兵怨者有之矣蕭附於
宋而介附於魯彼蝸角交爭何足數哉而宋魯
不因以交怨者幸也况介夷狄耳而侵中國此為
所當責而不責無乃受其一歲兩朝之禮以為惠
哉吾見禮不足而罪有餘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自春秋至是天王遣王臣聘魯者凡六然未有
以三公下聘者今襄王以晉文兩合諸侯而朝之
蓋已不勝其榮焉於是以三公來聘周公之未
非特聘魯也晉齊以降皆歷聘耳嗚呼周室
之不振亦天子自卑以招侮乎雖厚往溥來
所以懷諸侯而君德之剴不可自挫也前日河陽
之狩勿狩可也諸侯之來距王城七重矣救侯人
以導之戒闔尹以時告命司徒具司徒寇語姦
至則儼然南面而臨之則諸侯肅然知王室之
不可慢而尊王之心愈不敢怠矣乃屈萬乘之
尊而出見之宜諸侯之侮心生而以已敵王也
故翟泉之盟遂以大大而抗王臣有以也哉則
魯以公子遂報宰周公之聘非首於公子遂蓋
首於翟泉之會矣然公子遂如京師而遂如晉
朝是魯日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魯蓋以為下國
人為善因人為惡而已方齊威之霸也服強楚定
王室僖實其功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
于薄僖亦其其辱晉文之糞也僖以楚師伐齊
為楚人戍衛實蒙惡名晉文之與也兩會諸侯

兩朝王所亦獲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莒于郟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泲盟以求其伐楚之代文之如齊以修事霸主之禮此雖出於友而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鄰國帥師入杞以雪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子周既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子惡此雖出於遂而公實蒙其罪愚因是又知僖公為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蕭而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遇鄆子于防其禮不經而用禘致夫人免牛猶三望此又中人之性德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然在位三士有三年一日無土功之事惟城楚丘則從齊封衛而已未嘗以私玩而役一民也其愛民恤物之心刑於而顏雨必書不雨必書大雩必書大旱必書憂勤辭色與民同之此則春秋之所無也噫使公子友而始終相之不為仲遂所設則僖之為僖不如是宰周公之來為魯之榮大矣然求其故則本乎晉侯以我朝王而致是之榮也故旣已聘周不可不如晉以報其私焉則是聘使之勤出於周而勞問之恩歸於晉也嗚呼諸侯於是知有盟主不知有王室天然自隱至莊矣王聘魯者五卒無一介之使如周則今日公子遂之行已為非常之禮尚何

責其遂如晉耶極聖人之書則必上誅隱允莊坐受天王之聘而不報次誅僖以大夫而報上公之聘以事晉之禮事出也內誅魯而不故則外而諸侯皆受春秋之法而為訓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周衰侯度不儼討守不固田邑取奪一彼一此後世蓋有不知其所由來者矣孟子曰魯百里齊百里子產曰列國一同春秋之國豈復有百里一同之制哉皆數圻矣若非侵奪何以至此詩云奄有龜象遂荒大東保有龜絳遂荒徐宅皆後

世拓大封境非復伯禽受封之疆井也今濟西之田不知其本魯之田歟抑侵小而得之也然如春秋無以考其實而淮濟岱皆魯之境則濟西蓋魯田也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齊有魯濟今日濟西則自濟以西之田爾然經知不書失濟西之故而今書取故說者以焉取曹田且內馭人田必係必國如取邾田自濼水是也不係之國則是取小國或附庸耳如取邾取根牟是也內取邾無不係之國者惟成二年取汶陽由淇此取濟西田不係之國不係之

國則本魯田矣宣元年齊侯取濟西田取是田也
至宣十年則書濟人歸我濟西田書歸我則知
齊西本魯田也審矣說者又田田雖曹田而取之
晉不可係之晉亦不可係之曹故直書取濟西
田若然則當然取郟大罪于宋書取曹濟西田
于晉然後為顯今書取濟西安知其為曹田也款
聖人作經不如是之晦使後世無三傳則濟西之地
安者其不曹田也故當以經文為正三傳之說無足
信然則是田何所取之曰取之晉也晉以公平遂
之來而反侵疆也晉於何時侵之計春秋不書
當在隱公之前矣詩人訟其復周公之宇者此也
不然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未嘗有復侵疆之
事則所謂復周公之宇者安在哉非濟西之西
吾欲聞之

公子遂如晉

前日公子遂以如周之故遂如晉則事晉為不專
而繼得侵疆焉於是復以遂如晉謝不敏也然公
子遂如周而遂如晉則事周亦豈為專乎且宰
周公之聘在遂未如周之前而濟田之歸在既如晉
之後則周之息為專於晉聘雖虛名於教為重

田雖實利於德為虛魯不以報聘為不敏而以拜田為出專不再如周而再如晉僖公於輕重厚薄之間抑亦左矣然在當時乎則晉強而周弱聘為虛而田為實故寧厚于晉而薄於周重於田而忽於聘也厚晉薄周重田忽聘春秋之時然也

夏四月四十郊不從

魯自春秋至是幾百年越四公未嘗言郊者蓋知其僭而不敢舉也說者以為得禮不書豈百年間無失禮者至僖公而後夫禮哉不然也僖公蓋

自以為魯之賢君作聰明於典禮之外而舉郊祀為蓋郊之制自惠公請之於周有其制而未嘗敢用也而僖公首舉之故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出前乎此未嘗舉是禮也詩人歌其美春秋譏其僭是又情與義之不兩立者也夫郊有常日在所不卜也故曰卜郊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周禮龜人春釁龜祭祀先卜者卜牲與日耳無卜郊之禮卜以決疑常祀不疑何卜之有益僖公亦知郊之僭而俱得罪于天故卜之卜之不從固其宜也春秋卜郊者回無一從者天豈容僭哉

然卜筮不過三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而魯之
卜郊有口卜三卜者其瀆神甚矣然四卜五卜
而遂不郊猶爲知自及以畏天而僖之不從則猶
正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蓋魯郊之
僭不敢同於周故虛卜子且寅三正而後郊夫不
敢同於周則勿郊可也知其僭矣迂避其時而幸
吉焉不其瀆天地乎則夫記礼所謂卜郊受命於
祖廟作龜于祔宮者魯之僭又非三代之常典
也左氏所謂啓蟄而郊孟獻子所謂郊祈農事
皆非周之典魯人迂避之礼尔然則郊時何以

爲正周之始郊日以至是郊時至正者也故曰郊
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則夏之十一月至日之矣鄭氏
循左氏之說以迎長日爲日長之時建寅之月不罔踈乎
不知左氏之說魯制也非周制也豈可以日至爲建寅之
月哉此固與春秋無傷吾姑正之
乃免牲

牲一也或曰免牲或曰禘牛何也未牲曰牛旣卜曰牲牲
具而卜郊不從則免牲免牲則不郊矣

猶三望

三望之說諸儒紛結英定乎一或以為周禮天子祭四望四望

謂五嶽四鎮四瀆魯之望說祭濟岱魯周天子禮兼祭
三望者然則當曰猶四望今日三望則是舉其外而遺其
內也或以為泰山淮海則海不在魯境者楚昭王有疾
卜曰河神為祟王曰三伐命祀祭不越望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則望者望祀其境內
山川也五嶽之岱四瀆之淮濟皆在魯所諸三望
也岱在兗用所不必考濟出汪屋山分於砥柱
經濟魯之間入于海淮信陽合泗水經魯之
南入于海則三望岱濟淮也審矣然則三望魯
之常祀也何以書以不郊猶三望書也虞書曰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因郊而望祀
山川也周書曰柴望大誓武成則燔柴祀天因
而望祀也是王者郊祀天地之禮蓋天地神祇
不可偏饗矣今魯楚將用郊及卜之不順則姑
祀地祇焉雖祭不越魯望是亦僭祀地之禮也
非無事而常三望者矣故聖人書曰猶順其教
也彼蓋自以為猶愈乎不三望也則猶之為義
猶愈乎已非謂可以已之辭也奪者宜深思之

秋七月

冬祀伯姬來求婦

五年祀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永婦祀亦有君
乎何斬聘婚姻皆出於婦人也杞侯之子當婚
有媒妁存焉安有姑自水婦之禮前日亂朝聘
之法今日專婚姻之命伯姬亦悍哉祀侯失夫
之剛而不制僖公以兄弟之心而不拒兩讎之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齊侯城楚丘以遷衛至是孟三十年矣衛雖遷
而狄未艾齊威未沒蓋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後
是也十年及邢人伐衛二十一年侵衛狄爲患於
衛抑亦甚矣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遷於

帝丘而避焉然而衛有狄患齊威戒而遷之
今狄日熾而衛自遷晉文坐視而不恤文德衰矣
抑亦老耄而謀不及是乎明年而即世何暇問狄
哉

三十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

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及夷狄盟所謂下策也然旣攝之以兵彼有所
畏而盟之猶之以戰其噬螫之鋒而結其安靖
疆湯好也蓋夷狄之情怯之則愈進追之則

奔北吾旣以兵臨之必恐而永平然後忤其平焉
是乃制夷狄之術也狄之橫甚矣入衛伐邢侵
晉侵齊邢衛皆迂而避之齊晉亦忍而不伐吾
不知狄何足畏而諸侯之大者怯小者迂不敢
以一鉞傷之寸忍及之何也今衛已迂秋蓋疑
其畏已也衛出甚不意以兵侵之狄果恐而
求盟於是即其地而盟之故衛無狄患者十餘
年侵之威而盟之力也拘亦衛受狄患之久至
是始得其術歟何前乎此不敢代而至此始一侵
之也其後晉人敗之晉師滅之皆視今日之
侵為兵首而卜知狄之勇怯則夫侵狄盟狄不
可謂無謀者矣書人將年師少也再舉衛人侵
一事也盟一事也不可曰衛人侵狄及狄盟自
不成文理為折而意之則憚若內之獄者及秋
盟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侵重其卒

盛文之霸功醜德齊然威公之後子孫不振
庸庸守國而已無復興霸者而文公之後厲
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業以宗諸侯以強楚角
立雖不足以服楚而中國賴之不遂為夷狄

則亦不為無益於衰世焉吾嘗永其所以然威公務以
柔勝而深之以威公務以剛勝而濟之以德此所
謂強弱之異而無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
其傳世之數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之後屢
債而屢興少康盤庚高宗皆奮起衰亂之
中卓然為時賢王而周之後委弊不振興於衰
亂之間者宣王一人而已而宣王之為人剛殺
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蓋不如非_是不足以與也愚
因是知威人子係興衰之異亦商周之勢也商
尚質而周尚文質道乎剛文近乎柔柔可以

強而不可以久故間之後平易和憚而鮮能崛
起剛可以立而不免於壯故商之後嚴厲奮發
屢起而屢躓亦祖宗之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今威
文之所尚周不可以髣髴再商周冉觀其子孫
之興衰有似之威心之與每不為剛厲果決之
舉內合諸侯惟務柔其心而不如之以暴宋鄭不
服綵侵而伐之緩其來也戎狄為患忍心而不
討迂邪迂衛杞避之而已不與爭鋒也諸侯既
合垂二十餘年不敢化楚及召陵之師以天下
諸侯臨之何患不克一問而屈整兵而退不戰

也其為人寬緩和柔不務剛決故其子孫皆以優游和易回公子皆不能自立死生廢置皆係乎人景公在位幾六十年無大過咎僅是以守國而已權專於田氏而不能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用無足怪哉威公之貽謀者然也若夫文公之與則不然餽口於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晉則任賢使能治兵富國不五年而圖大舉侵曹伐衛以犯楚之鋒執曹伯畏宋人以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出而不戰也一戰敗楚師殞得臣援天下諸侯於在社之鄉還宋冠而盟之朝襄王而歸之成周再朝京師則襄王有所不敢當而不勞晉侯于河陽矣其氣焰成靈震天下此威公有所不能且不敢爲者也文公勃興於亡命之餘五年而成霸業楚之強威公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威公所不敢殺者父公誅之曹衛諸侯威公所不敢執者文公執之是皆以剛毅果洪勇於必為以濟大謀成大功故其子孫恃以宗諸侯悼公平公皆是以抗楚而折其鋒天下賴之諸侯宗之生盟中是垂二百年其春秋相終始者文公之規模基緒不為

委靡保兒之計以遣其後也以是論之則威之子
孫其衰之故蓋已判矣後之召教世縣遠子
孫有所維持不為齊之衰弊不為晉之剛暴世
有興王而無弊者惟以威濟德以弱濟強
仁為本以兵為用則雖其天勉俱入可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秦人入滑

滑北郊晉南鄰鄭晉方強必附於晉也秦穆公伐鄭不
能不假道入滑滑晉之無國晉能無憚乎故夏有殺之師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平舊怨而通新好也今
國歸父之來蓋報公子遂之聘歟遂之聘于今
四年耳何報哉蓋日前晉文霸諸侯皆事晉无
二也今文公卒諸侯無所適從故締交以修疆
場之好也聖人不略而書之其其怯信修睦之
善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氏敗秦師于殽

孔子序書於秦誓之篇書秦穆公伐鄭晉襄
公師帥敗諸殽伐鄭之文春秋不書不赴也而春秋
書秦人入滑滑其鄭為鄰因伐鄭而入滑尔滑晉
之其國晉襄於是師帥而敗秦師于殽以書序

考之則晉襄秦穆也而春秋之文則晉人秦師也書序志其實春秋周其法二書皆出聖人乎而文之異如此然後知春秋書人書師用法有繩準不可不深求其義也君於不言帥帥例之常也然君將而書人君將而書師何也此春秋之變輕重之法也蓋稱人之罪於稱師而稱師之義又已得罪於稱爵者矣今晉襄貶爵而稱人秦穆貶爵而稱師均有罪焉而輕重分矣秦穆初謀伐鄭不可得乃移兵於滑滑何賢於秦穆哉恃衆而振小邦尔故聖人書師有其衆也

晉襄在文公之喪墨襄輕以行余革之事要人於險乘其不虞而敗之殺秦之也秦固未嘗犯晉晉以滑其手已西秦害之故冒喪而行且滑方受兵晉以偏師救之足矣不能救滑之危而祀秦於險且滑自滑爾晉自晉尔滑雖已之其國而秦賞父之同盟已於父孰尊而同其其其國孰重則黨已之其國而敗父之同盟况當苦塊之次而與戎哉故聖人持人晉重晉責也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狄侵齊者屢矣而齊不討無乃藐其小而勿治
乎敵無小不可忽也忽其小必長寇矣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僖公在位二十有二年其間取邾師者三親伐
邾取邾邑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吾不知
邾何憾於僖虐之如是之酷也極其原則邾蓋
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則列五等不出於魯僖二
年櫜之會從齊威盟公怒而敗之於偃其復不
敢從霸宋會盟至宋襄之與邾人復附之其曹
南之會故僖有前日之伐今僖以龍蓋之年威

不足以攝之邾必叛矣故公伐而取其訾婁春秋
書丙伐取者也而邾邾曰取邾已者三魯蓋以
為料乃已之附庸取邾田亦已田取邾邑亦已
邑也噫邾實受封於周魯為得專制之魯必
將服邾而得臣乎已則有仁以懷之義以屈之
力能安制邾哉晉以八有乘納捷菑相邾而不
克納者義不勝也雖公子遂掃魯衆而祀之邾
有滅而已服不可得也僖公曷亦自各邾所以
不服之故而內脩其德則邾何敢拒命也不
自咎而以力服人公無謂邾小吾見義不可脅

豚彘而况於人手况於附庸之君乎

晉人敗狄于其

狄自伐邢之役至是重四十年矣諸侯無大小皆其毒而不敢以一又加之前年衛不忍其害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伐晉封豕長蛇乘隙而動非掃其巢穴殆未已也侵齊而齊不能討侵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敗犯晉則知制美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八日至自齊

公如齊以國歸父之聘也歸父之聘文夫報之

足矣公何用親之前日齊威之霸公兩如齊事霸主也而昭公何足事我公蓋德其忘孝公之怨而不報取穀之役也不然何所畏而如齊耶齊魯切鄰朝聘往來決句而已今三身而後反

荒已不死於齊幸也

乙巳己公薨于小寢

十二公之中惟僖公為賢君讀詩之頌則措之三王之列而無愧然觀春秋之所書則無一是者蓋人莫不有美惡也詩頌其美而春秋書其惡使僖能悔春秋所書之惡而就詩書人所頌之

美則三王何異哉惟其美惡半之此所以為魯僖公也詩又之美多溢天不可以為實就春秋所書而討之則僖蓋中材庸生也其先任公子交甚資未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因中國无霸主則僖亦无以自立可上可

晉而正矣惜夫
隕霜不殺草

天肅殺之威以霜君肅殺之威以刑霜不殺草何以為霜刑不戢姦無以為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詩曰九月肅霜况十月乎宜霜威之動而無草不黃也今殞霜不殺草異之大者以類惟之無乃當時諸侯網漏吞舟而刑之不肅乎雖天豈樂人用刑然列或不用而効宥不戢暴亂不除何以為國此所以必用者也天計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君之刑天之刑惟其當罪也霜不殺草猶宥之不誅暴亂之不戢天之垂戒顯矣聖人書之所以垂訓後世刑之不能不用用之不可不謹也

李梅實

夏之十月芟甲未萌而李梅實其物至微而為異至太霜不殺草所宜殺而不殺李梅實所不

當生而生也春生秋殺天之令也今皆文之則人君
生殺之權亂矣天之所戒為人君非為天也君其
謹之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文之霸諸侯皆從惟許不至故于温之會以
諸侯圍之然卒不至也翟泉之盟許復不與文
公亦釋而弗問以為無足誅也今晉襄立固不能辭
文公之棄矣而區區同陳鄭伐許且晉文以伐楚
之餘威卒天下諸侯固之許比楚如漆頑不自拔
而襄拒能得之哉許所以不歸中國者恃楚也
今晉卒二國伐之吾為之懼矣楚不因是而
復恣貪婪幸也晉為能制楚而服許哉文
公且不能得而襄欲得許吾見其不可量也

僖盡三十有二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之七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八

左綿趙

鵬飛

企明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書即位常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曰書其常以見其變不書其常何以見其變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其朔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至是三月而王使叔服來

會葬非禮也非天子不制度不考又而天子自失之非所以示制然天王所以待僖者厚矣生也宰周公聘之死也叔服會葬之而僖以公子報聘且因而如晉非所謂篤於事周者今死矣天王且原其喪魯又何以報之此則在文不在僖耳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春秋書錫命者二賜命者一其義皆不同而或者槩言之非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賜允公命命以策也衛襄公歿簡王使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生之

左右以忤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此則歿而追命者也若今之贈章爾非命之爲諸侯也右者諸侯繼世必命之天子晉武公已爲諸侯矣必請命乎天子之使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侯伯七命七章之服也舊雖有之然非新命則不安也若夫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則非之此謂也加賜命也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如平王錫晉文侯鉅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是也必諸侯有功加而錫之也其義各異不可一律以爲錫命也今文公之立不請命而天王首命之非禮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

子天子錫命之數冕圭璧以歸今文公即位四月斬然
在衰經之中而王以數冕錫之拒數冕則不忠釋衰經
則不孝是王處人以難也蓋自入春秋諸侯無朝王而受
命者襄王厚於僖公而就命其子不知數冕之錫喪未
畢何以安之俾釋纜而服冕是置人於不孝也叔孫得臣
如京師則拜是命矣二年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冒喪
而納幣有以也夫

晉侯伐衛

吾前論晉文以剛勝故其子孫世不墜霸業今觀襄公非
健主也卽位之初遽能伐叛討二以求諸侯亦可謂有志者
故聖人許而爵之衛成爲文公逼逐復執而釋之宜成之
不能無憾也文公旣歿必不事晉故晉襄首伐之衛不能
屈尚有報怨之師聖人豈容其伐霸主哉故於衛伐晉則
書人貶衛也貶衛所以予晉也故於此晉侯說者以爲
冒喪伐人故爵以愧之且前日敗秦師所謂冒喪也乃
貶而稱人若以爲必愧之則何不書子也前晉人而今
書爵卽其善惡而錄之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錫固非所宜錫而拜錫者庸爲是乎錫
之在喪拜之在喪旣拜則釋衰服數矣釋衰服數

文公之心其安乎安則為之

衛之伐晉

晉雖伐衛衛非所宜報衛固常遭晉文之執辱其如霸主之令何曲直非所常憾也衛憾其執而不事晉晉固可憾矣霸主其可憾耶春秋之時王之不王所宗者霸主爾聖人豈苟擲諸侯而私霸主哉以為既無王復無霸則天下胥為夷矣固存霸主所以使諸侯有所宗也今衛成抗霸主而伐之是亦犯上矣故聖人於晉伐衛書侯而衛伐晉書人均諸侯也貶衛而予晉者存霸主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敖慶父之子

三家之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莫見其橫蓋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則已露頭角專盟會矣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敖慶父之子得臣彭生皆子牙之孫而行父季友之孫也前乎此大夫蓋有出會者或會伐或會盟皆君命再然聖人必去其族以示貶羣無駭柔溺也以爲猶有君命可以貴其專也自文以後則舉無惡惡則不去族以爲政漸出於大夫不復有命君矣文之元年得臣如京師則聘專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則會又專之既而專盟專伐皆自此始則三家之專自文以下也是以聖人謹之然戚之會晉將逼衛也戚衛地晉襄嗣霸諸侯朱從教知將圖霸也於是逆探其欲而首會之以爲晉之霸業成則吾爲諸侯之介紹兵晉得諸侯必德於教教得晉援魯何以制之哉此教所以會晉侯之意也戚之會左氏謂晉侯疆戚田經無其文不可決信蓋會于衛地要衛而衛不至耳故士毅再爲密隴之會以求之至伐沈之役而衛始從晉襄之求諸侯抑亦勞而無謀矣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殺弑其君願

晉獻殺其子商臣弑其父嗚呼春秋之世一至是即此乱皆起於嫡廢之不明妃妾之不正吾於僖五年殺申生之事既言之矣世子弑君是無父無君禽獸之不若也楚實夷狄去禽獸一等再聖人不治也然所以書者垂天下君臣父子之戒歟君太子洪授左氏春秋至商臣之事齊書而嘆曰聖人何書此也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存褒貶以善惡爲戒勸改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洪曰實不忍聞願受他書瑜遂讀禮嗚呼吾聖人垂萬世之大訓彼腐儒溺其文而不達其義因遂廢之吾切爲之憤夫聖人寓二帝三王之道

於春秋其文則史而道則二帝三王之道也及而言之則其道繁然如日月不掩矣彼區區泥其跡而不反求其道如趨越者北首而不顧越之在其後也孟軻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夫亂臣賊子既懼則君臣父子之道怡然有章是安有弑殺之事哉此春秋之意也君子安可惑其文而遽廢之廢春秋是廢聖人之道也道一可廢乎後世有以爲斷爛朝報而不省者其罪皆始於郭瑜今天下有若瑜者吾請鳴鼓與天下共

攻之

公孫敖如齊

禮諸侯世相朝也則君之繼世固有相朝之禮然必三年喪畢朝于天子而後及諸侯今未及禫而公孫敖聘齊非禮也其亦敖之專而諂事大國乎前日戚之會教西會晉君今如齊之行東結齊援大夫之專甚矣文公直偶人也即位一會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平宜其啓仲遂之橫而子孫不能保其死生也嗚呼悲夫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秋无義戰戰而無義何責哉誅其兵意而已前日
穀之役以秦以无故而伐鄭入滑晉乘人不虞而安敗之
均不義矣然其兵端實起於秦秦不入滑則晉不敗秦
也穀之敗穆公歸而悔過自咎可謂賢矣然悔其敗而
弭兵息民修文公之好于晉則晉將愧恥若撻于市而
洗心事秦其忍以兵相向乎今悔其敗而治戎練卒以圖
再舉則是徇方深矣何悔之有則夫彭衙之敗非不幸
也其後三十年秦晉之戰無虛歲兵連禍結荼毒生民
皆起於秦穆之悔不悔於德而悔於力也今伐秦晉
而以晉侯及戰爲文晉不屈也晉先嘗敗人之兵矣何
以不屈以入滑之故也秦無故而入滑使晉得以藉口而興戎
既敗而歸則又何報今報敗而又敗焉則是兵端未有止息之
期也故聖人於晉書爵而秦書師非褒晉也曰侯曰師秦晉曲有
之辨也然則秦曲歟曰秦所不當報而報也穆公之悔是矣其
所以悔者非其道也則夫穆公之誓何以列於書蓋誓取其文
予其義而已不保其往也今觀秦誓之文誠有合於君子之道可
以爲世法聖人姑取之若其異日之非則有春秋之法在

丁丑作僖公主

主所以存神而已既葬若不可見故虞而祭其主用桑棊而祥
祥而易服謂之練練主用栗練則理虞主於兩階之間而秦

練主祔于廟僖之虞主既埋練主則立於碁而虞祭之時矣
今僖之喪十有五月安用作主蓋作者改作也作南門作三軍
作丘申皆改作也然則僖有主矣何用改作蓋文公惑於新
鬼大故鬼小之說將躋僖公於閔之上故改作其主為其昭
穆既殊則主必異蓋更其製刻而改其奎歸也禮喪主不文
吉主則刻吉主練主也練主既祔不可移故改作以俟八月大
事于大廟而躋僖公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前日戚之會晉侯求諸侯而魯以大
大會之晉之恥也今日處父之盟公實求盟而晉以大夫盟

之公之耻也曾子曰出乎再者反乎再者也君子其可
不謹乎盟而不地盟于晉也凡盟不地外大夫來而盟
于魯則不地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誓也公
往而盟于其國亦不地公如晉公及晉侯盟是也今無
處父聘之文則非盟于魯矣然經亦不書如晉安知公
之盟于晉哉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故公行書如
飲至書至今文公蓋以為喪未畢嗣子不可以有行而
不告廟焉故不書如說者以為為公諱且於盟沒公其
諱已明安在不書如哉不書如者不告廟也春秋及外
大夫盟而沒公者二莊二十二年及高侯盟于防與

此處文之盟是也高倭之抗以公子結處父之抗以公孫敖結先抗齊爲鄆之盟敖先抗晉爲戚之會臣抗而君受其報臣之不臣其可恕乎愚以謂莊文沒公不書雖爲公諱而實誅結與敖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紹霸業而求諸侯乃以大夫出會宜諸侯之不我從也宋陳鄭知晉之徵會而不知其以大夫往故躬行文公先還自晉知晉襄之不親會故以公孫敖往然文公雖知其謀而不自辱以公孫敖如會謂之智而實失權也其失蓋與晉襄等不君躬自會之已辱而

權固有焉是會也士穀實主之而聖人列諸侯于上而排士穀于下不與大夫得主諸侯也三國旣蒙其辱故伐秦伐沈之役皆以微者行而不復躬會矣晉襄之不遂霸蓋本乎此不可不察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者數月而文公不一念及此其志荒矣僖公一月不雨必書見其有憂民之心也六月雨亦書知其有喜雨之志也今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文公蓋以爲旱無與乎已也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雨矣雨亦不書以見文無復喜雨爲無益於我也以此觀之

僖文父子之賢否抑亦判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濟僖公

大事禘祫也何以不書禘祫不譏禘祫也禘祫曰大事
四時之祭曰有事常也書禘譏禘書祫譏祫書烝掌
曰大事曰有事無譏也常也則常何以書爲濟僖公書
也然則此大事謂佛歟祫歟曰祫也孔子曰主廟無虛
主惟諸侯薨祝取群廟之主而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后
主各反其廟祫祭于祖則祝述四廟之主此祫祭于祖而
述四廟之主者也則此大事爲祫也審矣祫四廟之主
而審昭穆文公以爲僖公兄也閔公弟也不可以弟知

兄故齊僖於公閔之上爲然兄弟一家之私恩世統天
下之大義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安可以私恩而亂世統哉
以匹夫之管見而易天下之大典輕議禮而冒重誅宜
圣人謹而志之以着其失重万世之法也此柳下惠所
以稱夏父弗忌爲不祥而仲尼又以罪臧文仲爲不
知禮歟

各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殺之役秦不宜報而報故彭衙之戰圣人罪秦今伐秦
之役晉不當伐而伐故四國皆人圣人罪晉初薄人於
險以敗秦于殺又要人以戰再敗秦于彭衙兵亦可

以少戢矣而極忿逞憾而仇於秦爲子孫患忿秦者
襄公一人而已民何罪伐秦而疲晉吾未見其益也敗
而人之不亦宜乎

公孫遂如齊納幣

譏喪娶也納幣納幣采也婚義六禮納采先納采則娶
之期也雖逆婦在四年今禫而納采是亦喪婚矣故書
以正婚姻之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內書得臣則外亦大夫矣外書人則亦人內矣晉襄紹

霸未嘗亦出與諸侯爲衣裳之會而區區以大夫主
之將霸諸侯也抑霸大夫也吾於此知晉襄之不足與
有爲矣蓋自戚之會首蒙公孫敖之抗而受其辱其
後遂無復出臯門之外彼以大夫而見敵執之可也何
遽自退亦以大夫敵之哉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皆在
當親而不親乃以士穀往使垂隴之會而親之諸侯以大
夫至者執之以歸京師而令天下不惟諸侯震恐而大
夫亦不敢專矣諸侯親臨大夫自挫內治旣立遂合諸侯
以直叩楚扉問弑逆之罪楚將何詞而不服誅其君弔
其民楚人懷之沈之爲沈直蟻蝨矣何足誅哉吾以爲

襄公之霸資易於威文威制楚於方張文敗楚於既熾
唯乎爲力矣而襄公之世楚商臣有滔天之惡无父无
君楚人棄之此襄公之霸資也而襄不能就乃竭力於
無事之秦而以大夫主中國之會卒之大夫橫於內諸侯
受其弊秦人霸於外晉實蒙其辱襄於此亦何以立
哉區區潰蕞再之沈以爲能伐楚之與國也嗚呼隘
矣宜聖人人之以著其貶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諸侯卒必赴葬必會以脩繼世結好之禮而王臣無外
交以其二君也而卒且來赴非生而有外交之好死
安能赴乎且天王崩如莊僖頃恭赴有所不至而王臣反
赴之天王葬如平惠定靈會有所不及而刘文公反會之
則知王臣之專交諸侯其權蓋重於天王也書卒者三尹
氏王子虎刘卷是也書葬者一刘文公是也皆著其外交
而且自繼世結好之禮也
其罪可逭乎

秦人伐晉

秦穆公伐晉以報前日三敗之辱也而說者以穆公之霸
在此齊威晉文之霸聖人必有褒大之辭雖宋襄之無成
春秋於曹南之盟亦必書爵以竭於諸侯之上今秦于

殺之戰彭衙之役皆書師而於此乃書人豈謂其霸而反
人之耶孟子之所謂五霸者其實威文而已宋襄之敗
爲中國蓋固所不錄而秦穆楚莊皆夷之狄首何名爲
霸聖人豈許其霸中國哉故秦穆楚莊皆無予辭非私
齊晉而鄙秦楚也夷夏之辨也今秦人伐晉實念兵兵非
義也前日之敗兵端皆啓於察彼君子歟固亦懲忿窒慾
再且三敗豈晉敗之秦實伐人實自敗再論者徒見其殺
之敗有悔咎之盟孔子列於周書遂以爲聖人予秦穆
今自殺之敗兵連禍結以戕其民安在其爲悔也悔而脩
德固君子所尚悔而修怨吾所不曉也聖人特取誓之文
而已非謂珍秦穆也今焚舟之勝雖霸西戎春秋書曰入
其敗可知矣彼其震懾群戎妄自尊顯爲之酋長何足
稱哉此春秋所不以取也

秋楚人圍江

江黃一體之人也齊威之霸皆慕義而來歸背楚從齊
及齊德衰楚成憤其判已也蓋已滅黃矣黃之滅
江實俱而復事楚今楚成蒙商臣之逆商臣之立無
父無君宜江人所不與也故商臣怒而圍之然最再
之國暮年而後能滅則其不屈於楚也審矣則夫江君
蓋義人也惜乎晉襄之不能霸不足以庇之彼處

人區區伐楚以救江以一夫果能撼楚故
兩螽于宋

螽生于下今雨于上異之大者也此所謂天降之災矣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赴于我也已不脩德而赴災于人
人能弭已之災乎或以爲得天祐吾所不曉或以爲死
而墜安知其爲死吾欲聞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魯之於晉未有所負也今公朝晉而晉侯且盟之何
盟哉必有憾而釋之否則有所不信也魯於晉固無
憾而亦無所不信徒以戚之會魯以公孫敖敵晉君

故此公所以不足於晉而親朝之晉所以御恨於魯而必
盟之也然使齊之會公親會之則今日有所不必朝
敖之抗晉襄執而正其罪則今日有所不必盟夫朝
與盟皆前日之失非今日之非也然則朝與盟是與
非歟魯能屈而事大國不憚於親朝以雪敖之抗晉能
有忍不遽以干戈相尚一盟而釋忿猶爲知自反者也
故圣人直文無諱非若二年及處父盟沒公以見恥
處父去族以示貶者矣室人盍樂人之自及也如此蓋
不如是無以激夫改過遷善者耳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殺江

批兀持虛兵家之上策然必小其虛實較其強弱而後濟以楚之強根據南服齊威之霸有所不敢戰晉文合四大國之師而僅能之勝於城濮人處父以烏合之師將伐楚以救江是所謂以螻蟻憾泰山多見其不量自也夫江之危亡僅在旦夕晉師直赴江之危猶懼楚未必退今以偏師犯楚之牧圉欲楚人釋江而自救嗚呼愚哉吳伐楚而於越入吳以吳之內虛越強且衆足以造其都也彼楚之圍江多不過萬衆足以還其郛矣而楚之強大內豈遂虛耶而處父爲上卿將一軍以行不過萬二千人以萬二千人能入郢乎兵固不能撼楚適所以激楚之怒而速江之滅也愚謂晉不伐楚江未必滅何則楚之圍江徒以其叛已而從中國且今兵環其國江勢有不可敵則必不楚江不則楚兵退矣今處父伐楚實曰救江江以爲晉且救我國郊死字之不屬於楚旣而處父伐楚晉不能損楚之一毫何足以解江之圍然楚內忿江之不屈而外憤晉之見伐能無怒乎故晉年國之必滅江而後已則夫晉處父伐楚以救江實激楚以滅江也故聖人書伐又書其救所以是救江非所以爲救實速其滅也春秋書伐宋有書其故者書其故所以重其誅也亦如會于稷以宋成亂

之類矣嗚呼以重其精也亦故會十四年春公至自晉其然也春好書外夏逆婦姜于齊又書其婦逆婦于齊而不書公微者也不親迎而以卿行猶爲非礼况微者乎不稱夫人以微者逆非所謂以夫人之礼待之也稱婦姜有姑之辞也不書至常事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著遂之專夫人姜氏入著不告廟也今微者逆公命也至而告廟婚姻之常非若遂之專而莊之不告廟也故不書至不書入所譏者微者逆婦不以夫人之礼待姜氏而已卒之困乱子緘盖不正於初宜其乱於終也

狄侵齊

僖三十三年狄犯晉晉人敗之故其後狄不敢干晉之怒狄侵齊而齊不討故至是復侵齊則知制夷狄之不可示怯也書之以爲世戒

秋楚人滅江

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晉不能服楚則何以庇江無以庇江則安保其無滅方江受楚圍使處父帥師直赴於江江闕楚於前處父倚之於後楚兵未必不敗而奔也及以區區之師伐楚欲楚兵釋江以自救宜其不能撼楚而致江之必滅也江君不書奔死社稷也江

之圖於是蓋暮矣歲暮歲必不下則江君之賢否抑亦
可見於滅不見孰不書奔則江雖滅其君之義固
存也

晉侯伐秦

四年秦人伐晉雖報三敗之辱其實非義卒也三敗秦
將自敗何執之有秦報之非則晉報之爲是矣雖然圣人
豈欲人之與戎交然而不釋哉實均罪人也然曲直施
報之文不辨則無以寓夫褒貶故於秦書人而晉書侯
其曲直是非之理判矣

衛侯使魯俞來聘

禮諸侯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衆也殷見曰同十有二
年五服尽朝故曰殷見殷見既畢諸侯更遣大夫以交
聘於鄰邦是之謂殷相聘殷今見則亡而殷聘則存
所亡者在周而所存者在諸侯則知諸侯強而周室微矣
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歲一聘五
歲一朝則三歲之聘本於文襄今襄公來沒諸侯其敢
違之則睿俞之聘霸主令也霸主之令則然矣周公之典
安在哉此圣人書之以傷周道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賜

三月辛亥葬我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之書詳辨昭晦无可疑者悔毋夫人之稱无其辨
祖母及母與特君之夫人均曰夫人盖周之世不別稱
謂孔子亦因魯史不損益也自秦漢以來祖母則曰太
皇太后母曰圣太后后曰皇后諸侯亦莫不然故後世無
可疑者而春秋無其別如隱之世仲子子氏君氏孝者
紛紛不一而人之世則有成風之疑然則成風者果僖
之妾歟莊之妾歟孝者无溺紛紜之論以自漬乱求之
理而酌之心可也且仲子允公之母而惠公之妾故天王之
歸贈書曰天下使宰咺來歸會公仲子之賜若日惠公

之仲子也或者以爲惠公之母圣人直以子先母哉今成
風之薨葬未有以辨独覩夫卞年書秦人來歸成風之
襚則其惠公仲子之文同成風盖又之母而僖之妾也審
矣或者皆疑其爲僖之母則其誤殷有家哉僖八年禘于
太廟用致夫人說者以爲致成風因是遂以成風爲僖之
母曰僖已致爲夫人故薨亦稱夫人也不知僖公用禘致
声姜再致者見廟之名僖娶于齊用禘以致夫人於廟圣
人識其用禘不以其節豈識其致妾母哉既於致夫人以
爲成風故至是公其誤而不革困以爲僖之母也且初於惠
公仲子爲惠之妾今於僖公成風乃以爲僖之母交同說

異彼自不能通後季何所據哉然則成風文之母僖之妾也文公蓋庸君再豈知尊其母乃所以卑其父耶且仲子不稱夫人不祔于廟春秋猶譏之今尊成風為夫人是亂妃妾之分葬而謚之以祔乎廟是亂宗廟之典十六年聲姜葬亦祔廟則是僖有二夫人也文公納父於非礼不孝之誅殆不可違也然文之庸在所不責而襄王固知其為妾母而婦合且賵復會葬之則以妾母為夫人王實成之典禮之亂王實致處行以令天下宜周室之不復振也王不書天闕文武於莊元年既書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

夏公孫敖如晉

又襄之霸令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而魯之於晉獨歲歲無間二年公及慶父盟于晉三年公於晉四年公至自晉今五年公孫敖復如晉明年季孫行父如晉晉襄豈獨重責於魯而畧於諸侯哉魯自為之也魯自元年公孫敖抗晉侯為齊之會晉實憾於魯故文公兩朝兩盟以釋之敖以為公既悅於晉必有謀於已故公還自晉而敖亦如晉蓋疑公之謀已而小於晉且諂事襄公以蓋其前日之抗也敖既愜於晉矣而行父與敖一体之人以為敖事晉以脅魯則將專魯國之命而無有所不安故亦如晉焉嗚呼魯之權於是漸移於三家矣仲氏季氏爭父

於晉以內固其權文公庸而不能制故天三家之張自文
公始而文公者實周公之罪人也

秦人入郟

穆公之霸西戎以威勝而已無德以懷之故其力足以服
夷狄而德不足以宗諸侯也郟近楚小邦必楚與國矣
楚商臣不君郟叛楚而即秦以穆之霸為足恃也及楚滅
江則郟二而懼於楚秦不能以德柔之而稱兵入郟彼郟區
區小邦一卒可滅矣而穆公亦念所以致郟之二於楚
者誰也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奴流吾見徒能
言之矣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之後也春秋之世不能自立况不幸而逼於楚
楚其能交存哉商臣無君無父何有於皐陶惜夫聖賢
之孫而為大羊所滅也晉襄秦穆均稱霸而不能存一小國
諸侯何賴彼滅文仲之嘆非嘆楚也嘆秦晉之不救也
悲夫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癸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之如陳以為國事耶則前乎此陳未有聘于魯魯

必不以次邦而先聘小國也惟莊公之世女叔來聘而季友報之魯未嘗先聘陳也三年衛甯俞來聘魯傲然不報豈肯先聘陳哉則夫如陳者行父之私也然則卿之私行何以書於冊蓋亦有假公命而往如公孫茲如年之類矣公公子支如陳葬原仲亦私行也必書其故今不書其故安如其私行耶蓋季友之葬原仲迹雖私其情則公而公孫茲與夫行父之行則其情有所不可知者矣故聖人亦因其不可知而書之則行父之私交於外非特葬亡友之比而情有不可勝誥者也故夏如陳而秋又如齊其謀蓋可見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義周公孫教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狄射姑出奔狄

襄公卒而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射姑出奔狄則必於繼世定嗣之祭有所不順焉據左氏則襄公之世子曰夷臯是為靈公趙盾以狄臯幼欲立公子雍狐射姑欲立公子樂已而盾難於穆嬴殺樂拒雍而卒立夷臯然則處父何罪而受其戮哉必不順於狐趙而忠於靈者矣故

狐不殺則趙殺之然春秋不出殺之也名蓋襄公卒晉
之命制於狐趙書晉殺之是乃著狐趙之罪也然則處父
果誰殺之耶左氏以射姑殺之然殺樂者有也射姑不殺有而
殺處父處父於射姑何慊哉射姑蓋以處父初比於夷臯
則疑樂之死處父意也故恣毒於處父而出奔焉圣人書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詞與義相屬罪惡
昭著矣若夫左氏所謂晉侯蒐于夷處父上趙盾而退射
姑故射姑憾而殺之則去經遠甚不可決信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者四時之紀綱至王重之蓋異於常月故閏月則詔
王居門終月蓋非閏則四時無以正万事無以序万物無
以生差之毫末則數歲之後大人爲大夏矣可不重乎
古者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及月之朔則
告而行之所以尊天下之命而肅吾嗣手天子土地之心
也然常月曰告朔而閏曰告月何也朔以所建之辰言之
而閏則斗指兩辰之間不得奉所連之辰故不曰朔而
以月告焉若其禮則當重於常月不可謂附曰之餘而忽
之也文公庸不達此以爲天無是月而弗告焉天無是月
其能成四時乎可謂輕所重者矣然幸其猶朝于廟尚
足以存周之遺典則猶者幸之之辭也與猶三望異矣

美惡不嫌同辭孝者當以義求之公穀之說無耻焉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中戎取須句遂城郛

僖公蓋常伐邾耶須句矣其後復歸之令文公效尤復
伐而取焉僖公有善文弗卒也僖公之失必履其轍吾於
此尤見文之不子矣既伐邾取邑師徒亦頓弊又遂城郛
文公以為既伐邾以攘邾之邑不可不城郛以備邾之兵
是一舉而兩得也其亦念兵之勞而民之疲歟况三月
今之正月東作之時而奪農時則一歲之獲荒矣文公
何以爲國乎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凡君卒而大夫殺非廢置之際有所不順則必不能於嗣
君者矣宋人殺其大夫書法特異學者疑之蓋書人以殺大
夫而沒大夫之名者惟此一而已矣即經所書之旨而言之
則書人以殺殺有罪也不出其名非其罪也殺有罪而不
得其罪是矣罪人而誤及無辜矣故於宋書人而大夫不
書之此終之旨也則夫聖人之意凡以戒人君用刑不可不
慎故古者成獄辭史以獄成于王王以告子大司寇大司
寇以告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制刑必得其罪
必得其情所以重人命以見刑非得以而用人自人於法
也今宋將誅有罪而誤及無辜其輕用刑而忽人命也

甚矣故圣人殊其文而書之以為人君用刑之戒說者徒見其書人以殺則若殺有罪而大去不出名則是殺無罪二說不合故或以為大夫之下闕文或不書名者衆也晉殺二郤陳殺二慶亦衆矣何以書名以為闕文則苟說而不通者皆闕文也何闕文如是之多哉據左氏之說則群公子叛攻公且殺二公孫然若則當書盜殺或書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之文不應如是之晦也凡經之所无不必益之而後為實惟得圣人所書之意足以垂世法乃春秋之旨耳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秦晉自殽之役至是凡五交最而怨不釋令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而修心好也乃令修先君之怨以為是戰圣人惡之前日之戰伐必書師書爵書人以別其曲直而今日之戰則兩皆貶而人之所以誅其用兵不戢奕世而仇不解為二國之患深矣為其民者不其難哉然是戰不書侵伐而直曰晉人及秦人戰則晉為志乎興是戰也令狐秦地是晉伐秦也不書敗而書先蔑奔秦則晉辭為曲蔑不用命而奔敵矣雖均為敗而晉罪為重也

晉先蔑奔秦

晉令狐之戰左氏以為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兵以衛而納之及雍將至盾悔而拒秦師故有令狐之戰而蔑奔秦且晉襄之卒於是暮年襄公之葬久矣豈晉至是而始謀立君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初既逆雍于秦則未必不肯將兵拒秦矣首尾自矛盾固有足據而先蔑苟背秦約將兵拒秦則豈容復奔秦耶理無一可通者皆失之誣也則先蔑之奔晉兵不直蔑懼敗死而奔敵矣無用穿鑿

秋侵我西鄙

魯有戎患而未嘗有患狄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晉襄秦穆皆入于地孰能制之哉自是人後侵齊侵宋侵衛無虛歲自楚成之卒商臣不君不能深為中國患諸侯亦少紓矣而內有狄之橫諸侯何以安之君子如此不能無念於威文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會盟而不序者有矣皆前目後凡也惟文公之世盟于扈者二會于扈者一諸侯無前目之文而例不序序者之論不一今之盟說者以為抑趙盾之抗十五年之盟則以伐齊而無功十七年之會則以伐宋而無能吾以為不

然若抑肩之抗則如垂隴之盟排十穀於下足以何用不

序諸侯不名大夫垂隴之盟以為伐齊伐宋無功而不

序則晉定合十八國之君為召陵侵楚以無功矣何以

列序之君陵之役然則不序者何也公不會也或會而

不至也凡君國出會必以左右史從故所會之君所謀

之晝皆記之歸必獻至告於廟則登於冊書而後世得

以考焉苟盟而不及會而不至則史安知某侯同盟某

侯在會耶故不得而序矣史既無其列則春秋修於百

年之後圣人豈能益之哉故亦固其不及不至而直書諸

侯會諸侯盟以見其怠也然則十五年十七年之盟以為

不至可也而今者扈之盟公實往會何謂不至曰此則往

會而不及盟也往會在魯公出則告廟而書於冊矣會盟

在扈公與盟而後知某侯某侯同盟也今往會而不及扈

之盟則安知所盟者何人哉故不得而序也鄆之會鄭伯

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于鄆未及會也則亦不得列于鄆

之會書曰未見諸侯不得書未見某侯某侯也則夫鄭

之冊書亦必書曰公惠諸侯于鄆丙午卒于鄆而已不

得書公會某侯某侯也此辭義之所必然豈圣人故畧

而不序哉蓋十二公之中庸且怠者惟文公一人某歲

不雨而公不知閏月當告而公不告四越晦朔而公不視

大室屋壞而公不省戚之會以教抗晉而致處父之辱逆
婦之礼公所當親而微者行會盟征伐皆付之大夫鮮躬行
者故春秋之世會盟不序者三惟文公而已其怠而不及
慢而不至無足詫者則天不序諸侯者非諸侯之罪公不
及會與盟也不然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主之何以復
序哉則知公及其盟者無不序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

魯有徐之患舊矣自伯禽受國而有費誓之師入春秋
服於齊威之令而不敢仇於諸侯今霸王不作徐將為
魯患彼其伐莒蓋所以憾魯也公孫敖如是往盟于

莒脩僖公洮向之好

在僖五年

協謀以備徐也

八月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扈之盟晉求諸侯而魯獨後會不及其盟雖晉靈幼懦
不君權在趙盾而諸侯不敢不從者霸王之後也彼以霸
主之令臨魯魯何以辭之故公子遂會趙盾盟所以蓋前
日後會之憾而修新好也戚之會公孫敖抗晉侯既而公
如晉蒙處父之辱而後解扈之盟公不及盟公子遂盟
趙盾而遂和覲敖之罪則遂之功可見矣說者以遂盾
皆國賊圣人豈與之哉國賊固在所誅而遂盾於此蓋

未見其惡豈為惡而預誅之堯不誅鯀於未用之前孔子豈欲誅遂有於無惡之際也今日為善今日予之明日為惡明日誅之圣人誅賞視其善惡而已矣則夫遂之盟實有交際大國弭兵紓患之功不可以其他日之罪而廢其今日之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凡夫大一出而二事偶則問必書遂今公子遂前盟于衡雍至是總問二日矣而不書遂何也說者以反命而復出非也以職方考之衡雍及暴皆鄭地自克至鄭五百餘里雖星言夙駕不能二於日之間往且還也然則當

書遂而不書遂何予之也晉侯伐衛雖曰二事圣人辭煩不殺再率晉侯所以褒之今問不書遂而再率公子遂是以知其為予也則夫遂何功而予之蓋文公之立荒怠不君上下朝天王下不會霸王均不交諸侯外不備戎狄慢於禮而忽於事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遂之東政責在遂也故前日盟趙盾以解其于扈不與盟之憾人復盟雒戎以遏其窺伺之謀而安魯之疆場其為跡則專而其率則有功也使君臣俱怠莫任其責魯何以為國乎此圣人異文而不書遂再率公子遂以予之非實予之也權也然非文公之怠則遂亦為專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敖慶父之子其專也蓋先於孟氏季氏故文公即位首
會晉侯于戚又盟士穀於垂隴如齊如晉結大國之援
其為謀蓋有不可測者及六年晉襄卒趙盾專晉公
子遂如晉葬襄公有以結於盾也文公亦以敖嘗抗晉
侯而致已有慶父之辱故退敖而任遂前日遂盟趙盾盟
雒戎文公實任之而遂亦果能紓魯之難今天王崩公
乃使敖如京師弔焉秉國之權任遂而弔喪之事任敖
所以憤而棄命奔北也方僖公及成風之喪天王厚之
之以王臣會葬且歸賜今天王崩公不能親弔而使大
夫焉已非礼矣而敖且以私忿委命於草莽其君臣所
以事人子之礼為何如哉此春秋之法所不容恕也而說
者乃以敖與遂爭娶于莒其事甚誣而其言甚穢且
去經遠甚非君子之所欲聞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况無罪而殺大夫乎則司馬
之見殺宜司城之奔也然則二者均無罪乃書人以殺何取
書人以殺殺有罪也宋昭以為有罪而殺之而實非其
故圣人於宋書人而於大夫官而不名書人所以如其志
不名以見非其罪褒貶甚著無用多惑而說者蓋疑

司馬司城在春秋為罕書或以為僭或以為不能其官則當書名以著貶何以猶書官乎然則書殺大夫而不名足矣何用書官蓋宋昭以司馬有罪而殺之若舉言大夫則嫌於殺司城也故繼書司城未奔以見殺司馬而司城去也照公在位不十年而殺二大夫逐二大夫皆非其罪七年宋殺其大夫十四年子哀來奔為其臣者亦難矣昭則公之為人亦猜忌刻薄者歟立其朝者惴然不安其生則身蒙弑逆非不幸也昭自取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春秋書天王不求者三求賻求金不稱使皆天王諒

陰冢宰攝政故不書使若冢父求車則書使矣褒貶不在是所書者責諸侯不貢而致天子不求也禹貢貢金惟揚州及春秋特揚在吳而荆在楚宜三品之金不復登於王府也王府不足而不求焉其微甚矣然則責魯歟曰非獨責魯也徧責天下之諸侯不能供王之職貢也魯以兗州之貢漆絲而已金非所以責魯也然王有關則諸侯均所當供豈必責金於吳楚哉春秋諸侯其於周室如秦越矣其肥瘠不加喜戚也至具求而後貢猶為有饋乏之助况求之得否殆未可知乎叔孫得臣如京師蓋以求金而往也雖求而往不若未求而貢然

愈於求而不往如求賻求金者矣圣人書此蓋傷周道也

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其明齊不以其事而歸也

父母存夫人歸寧常事耳何以書蓋於常之中有其故焉不可不志也文公並妃匹嫡齊女哀姜生惡及親又嬖妾於共嬴生倭嬴寃而倭將貴故哀姜如齊謀於父母也其歸寧蓋有其故存焉是以圣人書之以著十年

八年歸齊之張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下不也出貢貢金

天王書葬者五而魯以大夫會葬者二此年得臣之

行與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而已其王則不書

大夫如京師不書如京師微者也天王葬諸侯不躬會

之而以大夫往固為仇矣况以微者乎然猶愈夫不會

葬者兵書崩而不書葬者四魯不會也則襄王之喪公

孫敎使命不至而後而復以得臣往猶為厚於周室矣

尚何責其躬行耶未子書之蓋不能無嘆於此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罪而國人共殺之是亦事之常矣常事不志此何以志晉靈之立幼且不君權在趙盾凡晉之會盟征伐生殺黜陟皆盾專之以大夫而專生殺

不可以訓故雖殺有罪必罪然則先都何罪哉左氏以
為不獲登上軍而往亂作亂而誅又何恤焉所以書者貴
有之專也春秋書人以殺而大夫書名者三先都士穀及
箕鄭父與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晉之三
大夫責盾之專陳之公子過責昭之亂皆有所謂而書
不然大夫有罪國人共殺之於公議為允圣人豈苟書
之哉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書夫人之行若十有二皆不至而此獨書至蓋夫
人與公共事宗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故出而不踰禮
則反必以告出而非禮則反何以告之文姜哀姜出之託
曰寡曰令曰遜其實淫奔為則反也何辭以告廟宜其不
至焉今出姜之如齊雖曰不安於魯而歸謀於父母其實
歸寧而已出而歸寧反而告廟於姜無愆故告至而書
於策春秋因而書之以見出之有善惡而至有告不告也
於此尤見圣人書至蓋據舊史之實而見姜無用鑿生
禁危之之說也姜氏之至又何危哉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士穀箕鄭先都之黨也同亂同誅勢之必至春秋書之
以見一歲而殺三大夫趙盾之專甚矣書曰殲厥渠魁

苟從罔治先都既誅其黨尚何能亂故之而責自新可也
也肩必誅之肩亦知己之專而懼士穀之伍不屈於已也故
寧誅之以絕後悔乎

楚人伐鄭

楚自城濮之敗不敢侵陸中夏其間滅江滅六皆其集
國於中國無損也今文襄既沒晉矣少且不君專權於
趙肩肩橫逆不臣殺戮自尊諸侯不咸霸業隳矣楚
商臣大逆之罪晉不能問至是遂復竊中國兵行於
鄭郊矣楚之進退視中國強弱而已中國無霸主其何
安之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救鄭善事也而春秋無美詞何耶王者不作圣人不得
已而與霸戚文既沒晉襄嗣霸已不能躬合諸侯垂
隴之會伐沈之師皆大夫專之圣人惡其然故垂隴之
盟排士穀於下而伐沈之役諸大夫皆書人疾之也今
晉矣幼弱政歸趙盾文公不綱權在襄仲外則大夫
主之內則大夫會之會盟征伐皆出於大夫不可以訓故
雖善而不借使能服楚能得鄭外銷夷狄之患而
內啓大夫之權其得失總相當况不能制楚而徒為是
役是有莫大之損而無絲毫之益也圣人安得而許之

哉是行也趙盾實主之而圣人書曰晉人外書人則亦
人內矣其爲貶可知蓋救鄭不足以爲功而實功諸
侯之柄也
夏狄侵齊
書狄惠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天地君臣之象也圓者動以運方者靜以听天地之常
經也今靜而所者反動焉是臣侵君之象也自春秋至
公是凡百年災異雜出而地未嘗震迄文公而有地震
之變亦可以知天地之變不虛發也自文而上雖有大夫出
會出盟戰出伐而猶有君命也至文之世則諸侯之權皆
移於人大而不復有君此地震之所由致也其書地震
者凡五皆臣侵君之象耳

冬楚子使椒來聘

莊二十年荆人來聘書荆書人而今之聘書而時書大夫
說者遂以爲進楚楚何可進也圣人抑之惟惧其橫而
中國受其毒忍進之以貽患於諸侯乎前日楚成雖
悍其實達剝桑之權召陵之師一問則屈城濮之戰一
敗則服而圣人且未嘗進之今商臣弑父與君天下之大

逆彼其來聘也幸中國無霸王不能問罪於楚故因
修聘問以蓋其篡逆之僭焉圣人尚何以進之道夷狄
以害中國進大道以長篡亂圣人不如是之荒也然則書
楚子書椒何也孟之會執宋公以伐宋其罪何如而春
秋亦書曰楚子無乃進其害中國耶宜中謀為不道而
見殺春秋書曰宜甲無乃進其謀逆耶則書楚子書
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修聘問之好以弭其篡
逆之罪者楚子之真情也然楚實僭王而書子何也
自屈也彼其願交於中國改以中國之爵為貴耳故
凡書子皆其自稱其稱王者臣子及諸侯尊之也

宣十八年書楚子旅卒其自赴於諸侯亦曰子
惟葬則以王配謚如諸侯皆以公配謚焉蓋臣子
及會葬者尊之也是以圣人於吳楚之葬不書於春
秋避其諱所以尊周室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僖公之妾文公之母於是白矣其文與惠公仲子
無以異而說者以仲子為惠之妾而至是乃以成
風為僖公之母自矛盾耳子豈有先母之理圣人
不如是秦子母之序也前日成風之薨天王歸含且
賜又以王臣會葬之以妾為正實王成之今秦雖夷

狄而能秉同禮不以人之妾為正曰僖公成風為則則康公蓋不苟徇人者也然成風之薨於是五年癸丑除喪而以凶禮至是則未堆乎狄也故聖人不書秦伯使某而直曰秦人而已狄之也然亦假是而知成風為僖之妾歟穀梁所謂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是也公羊以為無之非是此特歸成風之祧再不曰僖公無以別其為僖公之妾非謂無歸二人之祧也歸惠公仲子之賵豈亦無賵惠公乎不達理而泥於文孝者不取

癸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藏孫辰卒

夏秦伐晉

秦晉交兵於是亟矣秦穆晉襄之沒怨既易世可以已矣而七年復有令狐之戰令狐秦地是晉伐秦也晉伐秦而秦報之辭求為曲而聖人狄秦何也自殽之後凡六戰其兵端實生於秦今戰已亟而忿不釋今夫兩人交鬪有一人為辭屈而順則彼暴橫者亦何以加之晉襄即世靈公稚子耳彼其修先君之怨而與令狐之師有所不足責使秦康能一言自屈曰先君既沒曷修文公之好而勿念襄公之怨乎則晉將但怩而奉事秦秦不能然乃責仇於孺子晉與戎而

奉又報之是禍根無時而絕也故聖人舉而狄之秦固狄也從而狄之以見秦之果不足與言禮義也然而不狄晉何耶靈公不足責也不責是乃所以深責之也深責晉所以誅趙盾也楚殺其大夫宜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左氏謂宜申謀逆而見殺所謂殺有罪矣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穆王殺父與君而得國國人不順也則宜申之逆固宜尚何責哉使宜申而事捷則亦為楚人討逆而已故聖人以無罪書之嗚呼春秋之旨微哉

自正月不雨至午秋七月

義同二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蘇子王之卿士而出盟諸侯是諸侯不朝而天王及以卿士來盟外結諸侯也公不能厚王室而以微一至是乎以王臣而敵諸侯非抗也魯蓋視周為敵視王臣若已之微者焉故以微者盟之以王之卿士不能得魯之大夫而與微者同軟蘇子亦安然受之則魯之抗也甚矣魯於天下非強國而敢爾况齊晉吳楚哉康王即位太保畢公各率諸侯以朝周禮也今頃王立反以卿士來諸侯且惧其背違而求盟亦既辱矣文公躬盟之猶為不腆况忍以微者抗之乎聖人於此盖有嘆焉嘆王室之弱而諸侯之橫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凡師救而次責其緩也伐而次善其待服也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何待乎睥睨中國而已楚滅江滅六以動中夏中夏無以制之於是假聘問而以椒使魯實窺伺也故今有厥貉之次為說者以為將伐宋或以為厥貉近魯皆意之爾前有陳鄭許為之障亦未遽至魯宋也然其伺釁窺隙不可不虞既次而諸侯之師不出楚可以逞矣然亦未敢遽侵畧者非畏也蓋圖為再舉耳其後伐麋圍巢皆基於此中國無以制之悲夫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楚子蔡侯為厥貉之次而卻缺為承匡之會中國蓋亦俱矣然文襄之沒靈公不能嗣霸統政在趙盾使有躬出而求諸侯諸侯未必從而卻缺何為者哉徒為是會外不能懾楚內不能得諸侯亦無益矣然諸侯不從而魯獨會之魯非畏晉也蓋大夫之專自魯始幸晉靈庸不能君霸主之令亦出於夫大此魯所以悅從者歟彭生叔牙之孫叔氏之祖也其橫逆始於彭生彼其會卻缺志不在晉矣

秋曹伯來朝

諸侯世相朝禮也曹文公即位而來朝常事爾春秋不書常事此其書何蓋春秋諸侯以強弱為判不復顧禮矣聞曹文公即位而來朝未見魯文公即位而朝曹也此聖人書之所以傷曹之弱而抑魯之強歟

公子遂如宋

彭生會晉而公子遂如宋魯公安在哉大夫專恣各事大國以固私黨特假會盟聘問之行耳非實有交隣之義也不然相聘常事爾聖人何用羨文哉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之患深矣自僖之宋侵陵中國至晉人敗之于箕後侵齊侵魯侵朱而不敢犯晉之收圍敗之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各一其可不有以制之哉叔孫得臣出其虞而敗之于鹹自是蓋有惧心惟十三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齊魯之藩籬也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不可不錄也經曰敗狄而三傳皆謂之長狄杜氏以為防風氏之後君長三人蓋神其事不近人情學者信經足矣無用鑿說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孫云齊附庸

邾伯文之昭也自莊八年我師及齊師圍邾降齊其後為齊附庸今邾伯來奔必見逼於齊也然邾之折於齊其禍

實生於魯今之奔不奔他國而奔其讐言何哉邾伯於此蓋自咎其初不降魯而降齊故冒讎而來奔乞憐於魯也魯豈能抗齊而納之哉今來奔而其後卒不知其所終聖人書之所以哀小國之不能自存見迫而奔責魯之怯不能仗義而納之也邾伯不名無罪也非鄭突衛朔之伍也

杞伯來朝

解在允二年滕子來朝

二月庚子叔姬卒

內女之未嫁者也未嫁何以書卒既許嫁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也何以知其許嫁禮女子許嫁笄而字伯仲叔子皆字也何以書親親之義也

夏楚人圍巢

巢之為國遠矣書曰巢伯來朝蓋古諸侯也前曰是伐橐中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然其端皆啓於厥貉之次窺伺中國而得其強弱諸侯鼠拱折縮無敢犯其鋒者於是恣毒於小國焉中國無霸主諸侯何恃哉十四年趙盾為新城之盟諸侯不得已而從之非畏晉也畏楚也

秋滕子來朝

義同允二年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使術來聘說者皆以為與楚子使椒吳子使劄同義
吾以為秦非吳楚之匹秦蓋世與晉婚非若吳楚之初通
中夏也則術之聘不得與吳楚同前乎此穆公之誓聖人蓋
已取之而列於周書豈至康公而始進其通中國哉說者蓋
見其文與吳楚均書爵而椒劄均不書氏遂類為之說春
秋安可以文類求之然則術之聘何也九年秦將伐晉則來
歸僖公成風之祿今將為何曲之戰則有術之聘秦晉各
闔其私忿非有繫於諸侯也然晉實王夏盟秦蓋俱晉
脅諸侯以濟其私憾故將有戎行則先求於諸侯以離晉之
黨然則秦非特聘魯也齊宋鄭衛必皆有聘使焉聖人
惡其恣忿而不窒假禮以謀人故於術去其族以示敗
豈進之哉學者求其故無泥其文則經意明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春秋書戰必有主之者所以辨客主判曲直也秦晉之怨易
世而不辭聖人惡之故自秦康晉靈為令狐之後則外內
皆人十年伐晉則書秦以狄之至是又為河曲之戰可謂亟
矣故不辨客主不分曲直以浪戰之目自蔽之後至此十有
二年而二國凡六交兵夫有血氣者莫不有忿心忿而不
懲是豺狼也人之所以異於豺狼者以其忿而能懲矣今
秦晉忿而不懲俱斃而後已與豺狼何以異君子以人治人

改而止若秦晉者固不可以人治之也故以麇闔目為聖人所以惡二國也深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鄆莒魯之衝也十二月城諸及鄆特也得特而書譏在城二邑而且帥師蓋有其故也魯城內邑何虞而帥師乎蓋備莒耳莒與魯固未嘗有怨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莒魯蓋締交也今城二邑尚何虞而帥師乎徒以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敖之奔蓋不能於魯而莒容之故行父疑敖之在莒為疆場之忠故帥師以城為春秋書帥師而城者二哀三年季孫帥斯城啓陽與此城諸及鄆是也啓陽之城所以惧晉諸鄆之城蓋以備莒勞民以城勞兵以備以一公孫敖而動魯國之衆敖何足誅哉不能伐莒以責敖城徒邑以備魯蓋亦謀無矣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不書葬不會耳

邾子遷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同二年

大室屋壞

諸侯不毀之廟一而魯不毀之廟二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昭穆迭毀而太祖之廟不毀成王伯封禽以為周公主則伯禽魯始封之祖也然伯禽之封實本於周公故魯不得不祀周公詩曰周公皇祖則魯蓋祖周公矣祖廟不毀而始封之廟亦安可毀哉魯祖周公而宗伯禽故不毀之廟有二此其制不與諸侯同其稱謂亦吳曰廟曰室曰宮以別之周公曰太廟禘于太廟是也伯禽曰太室太室屋壞是也諸公曰宮允宮僖宮災是也禮曰祀周公於太廟文曰魯之廟文世室也此說與春秋同則知魯宗廟之制異於諸侯也今伯禽之太室屋壞文公亦伯禽之子孫乎主魯之宗廟屋弊不省而至於壞焉伯禽之神靈何以安之十二公之中怠忽不君者惟文公為甚不告月不視朔何有宗廟致太室之化有所不焉聖人書之所以責文公者重矣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太廟屋壞以為積年不蠹適然而壞其欺神明而侮宗廟可勝誅乎幸唐無人而無以春秋之法責之者然亦不幸而不見正於春秋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_于沓

解見下

狄侵衛

狄自鹹之敗銳鋒頻挫今復侵衛者衛逼於狄成公出會狄乘虛而侵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書之以見夷狄不可一日不備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

于棐

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也諸侯之不肯從晉者不屈於盾也晉襄既沒中國無霸主而楚人窺伺於外伐鄭聘魯人于厥貉其為謀深矣而中國無以備之於是伐麋圍巢無復顧忌寢寢然兵及衛故衛固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棐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間交於魯者蓋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之強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而遂為新城之盟此衛鄭所以會公之意而說者予之過則曰公之信深結於晉故一出而二國附之貶之過則曰公不恤國事一出而二會一盟皆非是不求其故而惑其文吾未見其得經意也公之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耳故三國皆無貶辭蓋與其尊霸主以安中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行飲至之禮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邾

僖公之世疾於邾也深矣文公復修舊怨七年公伐邾取
須句又城郟以備之然十三年遽除卒則邾復來赴邾
之弱不敢為憾也至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蓋伺魯之
隙而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及而叔彭生帥師
伐邾其報怨速哉雖邾之小不宜犯人國而自取禍也然
魯不取須句則邾亦未敢輕犯魯也既而會晉為新城
之盟而晉人納捷菑于邾此魯謀也魯疾邾而致晉為
不義之舉晉然莫魯違者以新城之會實魯致之也
其事甚明且詳學者當深考之則衰貶見矣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乃曹伯晉趙盾

葵酉同盟于新城

王者不作聖人不得已而予霸今諸侯不君而霸在大夫
尤不可訓新城之盟趙盾實至之而聖人排盾於諸侯之
不亦如垂隴之盟排士穀於下者耳然列之於上則其
罪顯排之於下則其辭順盾實抗而待之以順何耶蓋
非得已也子時諸侯烏散無所宗主而楚莊方立哆然
有求諸侯之志微晉之霸則諸侯一舉歸楚矣故盾雖
抗而今日之盟實有補於中國聖人以順書之蓋有為

而然也自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何辭以拒之方有
有求諸侯之心特患諸侯不從衛鄭有尊霸王之志特
患霸主無其人故更相求而相濟為宜其會不期而合
也然諸侯尊霸主非尊霸主也俱楚也者之求諸侯非
求諸侯也專晉也俱楚者聖人恕之故皆書爵專晉者
聖人抑之故擠之於其下然責其實則實誅者而憐諸
侯也同盟之義見莊十六年幽之盟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

孛者彗也妖氣也北斗人君之象豈妖氣所宜及之天
之究不可以一二究其意聖人書之凡以警懼人君不可
一日怠於德也左氏何休謬指宋齊晉之亂以為應不其
固哉若曰宋齊晉之應則魯史何為志之春秋何為書之
謂之天變則諾若考其應則吾不知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強暴所畏者天下之大義君子所疾者人心之不情以最
再之邾而敢抗人百乘之晉者義之所在也以趙有之強
而屈於邾非力不勝義不勝也苟能屈於義不估其強
亦足以為君子矣而春秋不予蓋照見其不情也且邾
文公之二子世子獲且既立次日捷菑晉出也故奔晉者

以晉之出也動大衆而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獲於晉者之
所以屈於邾者皆義也然者之意在晉而不在邾使克邾
而失晉則為有之損多矣夫惟天下之元亮必假義以齊
其忠蓋取民心而立譽者莫大於知義而自反以八百乘
之衆一舉而伐邾則未戰固已無邾人然者寧捨而弗為
者以鈞反義之名也受不武之辱於邾而得反義之名於
天下則晉人其有不服諸侯其有不懷乎此者之心也而
說者蓋疑約而弗克納為服於義矣而者不得廢不知
聖人之所以誅者切君子之名而文小人之計也故曰
晉人焉公羊乃以為卻缺于時晉權在者使卻缺在
行則亦有意耳左氏事實為詳且先於二傳吾從左氏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公孫敖如京師廢命而奔蓋已絕於魯矣今死於外魯
何以卒之敖雖自絕而魯不得而絕之也三家子孫至文
公始着敖慶父之子孟氏也敖雖奔其二子文伯惠叔固
仕於魯魯雖欲絕其臣二子豈能絕其父哉叔牙雖鴆
而公孫茲橫於魯慶父雖縊而公孫敖仕於朝今敖之奔
其罪輕於子牙慶父文公安得而絕之彼二子立於朝則父
之死子得無言乎此敖之卒於齊雖得罪而魯人卒之且
請反其喪而葬之非魯之恩也勢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春秋書弑君之賊自僖以前則比自去族及僖十年里克之弑則不復去族矣蓋奚齊卓皆非所當立故於其弑也誅輕輕誅里克所以重責獻公也至公子商人_之不去其族則非克之此所以誅商人者重矣蓋自文以下諸侯不綱政在大夫篡弑之源所由起也故自商人而下則例不去族蓋以不誅誅之也春秋書弑夫踰年之君者二晉之奚齊與齊之舍是也奚齊書殺其君之子而舍書君是乃春秋之法也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國人_不君也故以君之子書舍齊之嫡長照公卒國也雖未踰年齊人君之矣故以君書春秋於此誠輕重之權衡也歟

朱子哀來奔

諸侯之大夫來奔者凡切十邑來奔者三皆斥而名之或罪之大者去族以示貶而朱子哀之來奔獨字而不名此非名字之辨無以識其褒貶者也宋昭無道即位之初首殺大夫殺司馬逐司城立其朝者惴惴然朝不謀夕有樂豫之賢而不用有公子鮑之能而不使果不足與有為也故子哀見幾而奔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孟子予之則子哀於春秋亦在所予也是以書字以別之黎

淳疑其不書氏則以為宋公之子如子同不綽之類孫復則以予為宋姓哀其名也皆穿鑿再春秋固有不書氏而字者如紀子帛人王子突皆字也何獨於子哀而必其書氏哉子同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日子未誓故不曰太子子糾則在喪之稱與子般子野同不可援以為說若孫復之說則尤踈矣諸侯同姓之臣則稱族子公公孫是也異姓之臣則稱氏高氏崔氏是也朱有從國之姓惟婦人則然姜氏妣氏之類是也豈可以子哀為姓耶春秋之臣非暴橫以侵官切政則諛佞以持祿保寵彼視權利為外物以富貴如浮雲者蓋難其人則子哀之去非字無以旌之故書曰朱子哀來奔為所以別其他之來奔者以著善惡為安用鑿說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齊商人執其君舍而單伯如齊舍故也舍既死矣單伯知齊何益哉唁叔姬也舍魯之甥叔姬之子子弑母何以安於齊子卒則姜氏歸如齊舍弑則叔姬歸于魯亦孰使為再然齊尚何辭以執單伯及叔姬哉夫盜日穿窬而人以盜目之則莫不攫然而怒以為污己也舍之死商人豈直曰吾弑舍哉必有以文之商人文之而單伯正之叔姬質之此單伯叔姬所以見執也嗚呼商人執單伯猶曰執行

人焉而執叔姬其惡其矣舍之母是亦商人之母也祗其子而執其母是商人自執其母也其惡薰炙天地矣聖人再書齊人其貶為如何不曰及子叔姬嫌於淫也公毅以淫目之不達經文不探事實妄庇人矣諸從儒左氏以單伯為王臣至是罅漏穿穴敗不可補必欲以巧辭文之敗而悔不必怙其失諸儒不足攻而無疾其黨私說以亂春秋也聊一言之

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陳常之亂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齊商人之逆晉以霸主固所當問既而單伯叔姬復蒙執辱魯以季孫行父如晉則晉不為不如矣而卒不能一出以正齊之罪蓋晉政在趙盾盾方有是謀其肯傷其類乎宜行父之出為虛行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昭不君諸侯棄之惟前年同諸侯為新城之盟未嘗有一介之使交於魯也今司馬華孫惠然來盟何哉蓋前日子哀來奔以不義昭公而出宋蓋疑子哀之在魯有以問宋魯之好而魯亦有以議宋也故司馬華孫因是而來盟使其平而修好則聘問足矣何以盟為盟必有所不信而後質之於神也春秋外大夫來盟者四鄭語衛良夫

皆書使惟齊高子與宋華孫不書使非君命也已專盟也專盟則宜有貶辭而高子書字華孫書官何耶大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高子成齊侯之善而能定魯難華孫能掩昭公之惡而銷國之虞皆有功於其國故聖人特異之高子以字書予之也華孫以官書貴之也况司馬掌兵之官不觀學要功以謀利於己而息兵修好以圖利國此又非武夫之所能也宜其見褒於春秋焉三傳紛紛之說吾不欲觀之

夏曹伯來朝

吾嘗辨左氏以傳聞之說附會以辭經吾於莊三十二年

城小穀既言之矣今此一事尤為附會而不與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左氏於此見曹伯十一年來朝至是又來朝適當五歲之期遂曰諸侯五年兩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考於禮則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無五歲再相朝之禮五歲再相朝文襄之時左氏見子太叔之言遂以為古之制則尤為附會而不通觀乎此則左氏又近乎淺陋不學者不知果丘明其否也說者以為非丘明其或然歟無乃戰國之士託丘明以傳其學歟何如是之踈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旦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莊公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卿而魯至之從左氏而不悔者吾欲聞其說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自獻舞入楚其後常役於楚鮮歸中國矣齊威之霸
侵蔡蔡潰然其後卒不得蔡中國會盟蔡未嘗與也宋
襄之敗蔡從楚以陵中國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故踐土
于溫翟泉之會蔡皆與之晉襄嗣霸威令不能懾楚蔡
復為楚役者十五年于此矣今趙盾為新城之盟諸侯

從之而蔡獨不至此卻缺所以有伐蔡入蔡之師也然霸
主能服楚則蔡不伐而順蔡制於楚久矣叛楚則楚兵至
蔡豈耳為左社哉弱不能自立視晉楚之強而已故雖威
之齊霸蔡不會不盟威公亦置而不問恕其不得已也今晉
固不足以制楚近而陳鄭尚虞其叛安能得蔡故中國強
而楚俱則統侵蔡而蔡潰中國弱而楚強則雖伐而入其郭
蔡且不服勢使然也既伐而蔡不服卻缺固宜自反矣而又
入其郭肆強暴以拒小邦蔡固弱也晉懼楚而不敢犯晉
何強哉懼大拒小而區區圖霸吾見其踈矣

秋齊人侵我而鄙

商人大逆無道弑舍而執其母又執魯之行人亦可以已矣
今纒釋單伯而又伐我西鄙嗚呼春秋之公羨汨喪齊
之罪諸侯不討幸也而又怙逆以伐人可勝誅乎微春秋
亂臣賊子何懼哉

季孫行父如晉

前日齊人執單伯及叔姬行父如晉晉必有以詰齊也
故釋單伯今齊人復侵伐西鄙行父再如晉魯之所以
求於晉者以晉為霸主也晉之復霸文公其有力焉宜
行父夕至則晉兵朝以出矣而晉實緩且懈非懈也忌
也趙盾謀為不順而未發也使今而伐齊則異日齊必
伐晉矣况中懷逆向外嫉人之逆故有所忌而不發焉
雖然魯豈知者之有是心哉行父之行求霸主而已庸
知其他然者內自忌忌則行父雖慟哭於庭晉兵不出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魯以叔姬之故求於晉者凡再今扈之盟晉為魯而合
諸侯也為魯合諸侯而公不會故曰諸侯盟于扈魯知
其盟而不知其所盟者何人故不可得而序也不序之義
愚於七年扈之會既言之然晉為魯而為是盟將以謀
齊也則公當會之而公之不會吾知其心矣蓋以賣晉國
而圍齊也魯以行父如晉求以治齊晉既諾矣使魯合

諸侯會之則齊之憾魯必深故魯知晉人之會而不與焉
使若權出於晉而魯不知也然晉亦安能無故賈憎於齊
而其受魯之賣已哉此扈所以徒盟而卒不能治齊也然則
致扈之盟者魯也致晉之無功者亦魯也君子不可以責
晉而舍魯將以治齊而移怨於人收恩於己文公為計則
善矣趙盾有豈無心哉看之姦詎墮此計也扈之盟文公以不
會為智而吾以不會為愚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春秋書內女歸者二鄭伯姬杞叔姬直曰來歸罪在己也
故以自歸為文子叔姬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也故以

齊人歸之為美齊人弑其子而絕其母不道一至此哉書齊
人誅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單伯至自齊齊人侵我西鄙今齊人歸子叔姬齊人復侵
我西鄙齊人釋單伯及子叔姬不為過而更以為賜耶歸
吾人而伐吾國必有以責賂也曰吾歸再人而再不吾賂
是以稱兵於魯焉且侵魯猶可也曹何負於齊哉徒以
曹伯嘗兩朝魯為魯其國也所謂小人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也商人之滔天也極矣盜之為盜則亦內慊於心
假義以文其惡而期免於禍商人歸惡於放豚焉宜其

不旋踵而取禍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之為齊弱久矣齊執吾甥執我叔姬辱我行人魯不犯
敢齊怒兩告乎晉晉不能直也又再侵我西鄙魯固畏齊
故亳之盟公不敢會者有以哉今齊將與平實魯之辱也
公俱不能躬行而使行父會之齊蓋憾行父兩如晉以謀齊
也故託以抗以弗及焉其實非也前日兩侵魯蓋以貴賂
不至今又有行之憾焉故外責賂而內實憾行父彼託
卿不會公侯者罔辭也既而及公子遂盟于鄆丘則知今
日之弗及盟非謂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不君怠棄國政六年閏月不告朔以閏為歲之
餘尚有辭也而一年之間四不視朔獨辭哉傳以為疾
非也昭公如晉至河萬復春秋固未嘗諱疾也此不書
疾何以知其有疾無疾而不視朔非怠而何古者天子頒
朔於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則北面拜受
而行之所以尊王命也今而不視朔則亦不朝廟矣上無王
下無祖文公之為君蓋可知也故太室屋壞有所不省諸
侯會盟有所不與十二公之中荒怠不綱無若文公而魯
失政自是始其後不復視而子貢欲去餼羊春秋首惡於

文公宜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行父及遂均大夫也前日却行父之盟以為抗而今日及遂盟以為順吾所不悅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今日之盟是則前日之弗及非也商人必居一於此矣陽穀之會齊非不欲盟內則憾行父之謀外則責魯人之賂今遂於齊無憚而賂且至庸恤夫抗哉魯雖以微者敲之商人甘心焉嘻假禮以責賂託義以責仇仇既斥而賂既至禮其義復安在哉吾因是知商人真小人也雖聖人制禮義不以責小人吾疾其假禮義以濟姦也故

暴其惡以明春秋之法去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

毀泉臺

泉臺之毀是乎非乎曰先君築之是則今日毀之非先君築之非則今日毀之是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皆在其國之都分至啓閉登覲臺以望靈物以為水旱災祥之備莊公去國而築臺于遠是屬民以為樂也烏得為是今文公毀之而為先君滅惡是孝之大也何得為非說者皆曰毀之以揚先君

之惡不若勿居而已愚以為不然所貴乎者以其能銷
先君之惡而成其善豈苟忍其惡而遂其非乎動而
非礼人不能改則天必祐之莊公毋栢宮楹刻栢宮栢
子孫不能改則栢宮災夷伯陪臣而立廟子孫不能
毀則鎮夷伯之廟與其毀之於未然上弭天譴而下息
人謗孰愈乎得禍于天而垂惡於万世哉則泉臺之
毀愚切以為是也雖然文公固非特立不倚之君而泉
臺之毀延乎斯而有識者不可以庸而廢其善故圣人
不畧而書之以見春秋之法無私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莊之圖霸其為謀深矣成王穆王將求諸侯則直與
中國爭鋒伐鄭伐蔡伐陳以闢於夷夏之境今莊王
之興乃西連巴秦統出周晉之後西南歸合而北趨晉
則中國在其掌握矣况秦於晉為世仇秦得楚則晉
能無惧乎彼其滅庸為蠶食之計志不止於滅庸也
嗚呼夷狄之謀如此中國何以待之晉靈之庸不足與
也趙盾志在圖逆無心於諸侯滅文不作吾切為諸
侯惧之夫子書滅庸之事盖有嘆也秦皆人之以抑其
暴歟

冬十有一月家人弑其君杵臼

稱人以弑失賊之辭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伐宋

宋有弑君之亂晉率三國伐宋得討罪之義矣而春秋反貶之何哉宋之弑君以公子鮑之得民奉以為義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則安在其為討罪哉成宋之亂而已且當是時晉之大夫已萌逆謀彼其率諸大夫而問罪於宋是乃所以自伐也宜其徒為是行以賈討逆之名為非心於治宋也嗚呼以亂齊亂春秋之時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諸侯盟于扈不能治齊也則齊侯侵我西鄙君子為不義而人不治之則益其愚心故待小人之法非勦而絕之不可也商人固知魯之所恃者惟晉而晉非獨不治齊且不治宋矣是晉黨逆之迹暴於天下也魯復何恃恃哉知魯之失所恃故反加害之以挫其報怨之鋒噫魯固弱矣齊之惡日長日炎天地能容之乎此所以不免於禍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鄆丘之盟得賂而盟之其亦甚矣口血未乾伐我西鄙

彼猶曰魯以大夫抗已必得公盟之而後已故爲穀之盟且誠心釋怨則一盟足矣何以屢爲小人之情猜忌自疑猶以未得公盟爲不信也故必強公而盟之今既及公盟矣魯無足疑者而不知邠鄆之議其後也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列諸侯不序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前日兩盟于扈公不與焉故不列序說者猶或疑之觀今日扈之會則公之不與也審矣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及秋而後至則扈之會公何暇會之哉公不會則勿書可也此何以書穀之盟不當盟而盟扈之會當會而不

會不當盟而盟之者忍怨以自辱也當會而不會者棄義而從仇也諸侯之會所以治宋也公不會諸侯而反從齊盟公之爲人不其左乎見辱於齊非不幸自取辱也使從諸侯爲扈之會諸侯黨於魯則齊亦安敢犯魯哉乃背諸侯之義而從齊之仇是以聖人惡之書公及齊侯盟于穀而諸侯會于扈以著公之失所從也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冬公子遂如齊

背義事仇吾不知其益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天子諸侯尊卑雖異而均有南面之權權之去就顧所標
如何再是故古先哲王秉之以乾剛則權常在已而無倒
持履鄒之患天反剛則制於陰君反剛則制於臣魯三家之
橫始於文而成於昭吾嘗論之以為魯之權去公室文公之
罪也三家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固未嘗敢專也至文
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為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
會晉伐沈則敗狄于鹹季氏則行文如陳如晉帥師城邑
東門氏則襄仲見于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
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故魯之受其禍尤迷然極其源
若非文公怠懦不君則大夫亦未遽專也即位之初霸主
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
視朔怠墮昏庸不出寢門何以為國宜諸大夫真結私援
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寢弱而權移於人也一身
未瞑二子為戮妃妾不能相保東門氏叔氏季氏爭結於齊
反戈內攻戕其家嗣幸周公之灵未泯魯之宗社未遽勒然
絕朝乾剛之權自是下移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
則文公之責不可逭也春秋之作聖人為內諱惡雖大夫之橫
見於經者詳矣而文公之罪聖人不能其辭愚故論之以伸春
秋之法而垂後世之鑒云

秦伯壹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稱人以弒君無道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嗚呼禍之將成也亦莫不有機仲遂懷不順之謀內無所內畏獨難於齊而已何則文公二子惠及視皆齊出也恭嬴嬖仲遂然宣公雖長而庶恭嬴雖寵而妾殺嫡立庶黜妃事妾固不甚難而哀姜齊之女而惠及視齊之甥也一動則齊兵至矣今商人無道齊人弒之齊之惡適與仲遂不約而同同惡相濟固其意也故惠公雖立亦孺孺耳何暇庇姜氏而全其甥故乎遂及得臣還自齊而惠及視一夕而斃嗚呼凶謀之必成蓋內外之惡適相濟矣使商人不死則遂及得臣雖並軌如齊未必集也悲夫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公薨之異名諸侯在喪稱子未踰年不得書薨內不書弒書薨而不地不葬則知其弒矣今子卒亦不地不葬是乃書弒之文也遂及得臣如齊而于卒子卒而夫人姜氏歸于齊其義隱而顯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內夫人以罪出曰孫夫人孫于邾是也無罪出曰歸夫人姜

氏歸于齊是也公子遂殺惡及視子既殺其母安乎不安而歸
固宜或者責宣公不能奉其母彼烏可責哉使宣能奉之姜
氏忍受其養乎然二子之殺齊實與聞彼其歸齊固亦未為
安也人之不幸有如是哉嗚呼悲夫

季孫行父如齊

惡視之殺仲遂倡之而魯之諸大夫均與其謀三家之中叔
孫氏則得臣同如齊季孫氏則行父亦如齊惟孟氏則公孫
敖奔而死於外二子文伯惠叔未秉政也前東門氏叔孫氏
並輒如齊以成子卒之謀今季孫行父如齊致夫人而絕
之俱有所訴也一殺其子二絕其母大夫之橫逆一至是
哉然而致是之禍者文公醞而成之也既往不咎尚何尤之後
之君宜鑒哉

莒弑其君庶其

稱稱國以弑衆也諸侯君國子民而衆以爲非則其無道也
可知矣

右文公盡十有八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八

木蘭洪王春封爵卷第八

公盡十百八

河

芒海女音

之

如

